

陶
山
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 山 陶

(一)

撰 佃 陸

本館據聚珍版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陶山集目錄

卷一

五言古詩一首

七言古詩三首

五言律詩十五首

五言排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三十八首

卷二

七言律詩七十八首

卷三

七言律詩六十三首

五言絕句四首

七言絕句二十一首

卷四

劄子十三首

狀八首

卷五

議二首

卷六

議四首

陶山集 目錄

卷七

表二十首

卷八

表三十二首

卷九

經解四首

卷十

制二十六首

卷十一

敍論一首

記四首

卷十二

書六首

卷十三

啓二十九首

策一首

策問十二首

序四首

書後二首

祝文十一首

祭文六首

卷十四

誌銘九首

卷十五

誌銘十六首

卷十六

誌銘七首

墓表三首

行狀二首

臣等謹案陶山集。宋陸佃撰。佃字農師。山陰人。熙寧三年。廷試甲科。徽宗朝。官至吏部尙書。拜尙書右丞。出知亳州。卒。事迹具宋史本傳。所著有爾雅新義。埤雅及此集。埤雅。別著錄經部小學類中。爾雅新義。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尙載之。而訛缺斷爛。殆不可讀。此集據書錄解題本二十卷。亦久散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裒爲十六卷。蓋僅存十之七八矣。佃本受學王安石。故埤雅及爾雅新義。多宗字說。而新法之議。獨斷斷與安石爭。後竟入元祐黨籍。安石之沒。佃在金陵爲文祭之。推崇頗過。然但敍師友淵源。而無一字及國政。元祐初。預修神宗實錄。亦頗爲安石諱。數與史官辯爭。坐是外補。及徽宗初。召還復用。佃乃欲參用元祐舊人。復與時宰齟齬而罷。蓋其初誤從安石遊。文字之間。不能不有所假借。至于事關國計。則毅然不以私廢公。亦可謂剛直有守者矣。佃旣以新法忤安石。不復咨以政事。惟以經術任之。神宗命詳郊廟禮文。佃實主其議。今集中所

載諸篇是也。其他文字勘以史傳所紀亦皆相符。惟元豐六裘議集稱佃爲集賢校理。史乃稱同列皆侍從。佃獨以光祿丞居其間。未免傳訛。又佃紹聖初落職知泰州。故到任謝表有海陵善地。淮南近州語。史稱知秦州亦爲字誤。殆修宋史時其集已不甚顯歟。方回瀛奎律髓稱胡宿與佃詩格相似。宿詩傳者稍多。佃詩則不概見。今攷永樂大典所載尙有二百餘首。大抵與宿並以七言近體。家學淵源。殆亦有所自來矣。乾隆四十一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昀

纂修官修撰臣陳初哲

陶山集卷一

五言古詩

宋 陸

依韻和毅夫新栽梅花

誰賦梅花詩。擬繼三百五。昔聞林居士。幽棲賁巖塢。瓊章雖在人。玉樹已埋土。湖山今寂寥。五言遺無有。夫君擅文章。頗以詩自許。芬芳春草生。光芒夜珠吐。人間再生島。名在詩書圃。錦囊貯西施。佳麗生百賦。翱翔道家山。文采動人主。陽春定能和。白華應可補。後生誰敢當。柏直口尙乳。(案)漢書高帝紀。問大將誰也。說柏直爲相值。今校正。老夫幸未疲。腰劍猶能舞。

七言古詩

贈王君儀

嘗思孔子昔在世。門生弟子三千人。大哉卷舒聖人道。弦歌講誦鄒魯濱。立身非以利欲誘。至誠惟學義與仁。雍容德藝愈磨厲。烜赫光輝彌日新。追塵力行慕汲汲。忘疲善誘思循循。外榮豈就卿相位。內樂惟知探道真。所以萬世作師法。望之仰之如北辰。吾嘗苦愛孟子語。淵源事業醇乎醇。得君達欲善天下。陋



巷窮惟周一身。當時舉世謂迂闊。進退何妨吾屈伸。紛紛流俗何足託。以道優游能自遵。瞥然顧彼萬鍾祿。有如聚散空中雲。乃知君子所爲學。志將憂道不憂貧。君儀建德一儒士。篤學滄溟陶粹純。年強有志闢邪說。氣壯力苦鋤荆榛。放出森森梓杞材。秀枝爛漫敷青春。讀書侵暮卽然燭。爲文夜坐常達晨。誰憫顏瓢啖藜藿。自憐范甌生埃塵。每云外物未嘗恤。披卷動能經累旬。有時揮筆瀉霖雨。但聞霹靂飛車輪。雲開霧散卻晴霽。清風淅淅無纖塵。〔案〕此句用韻與前複。佳花美木競妍秀。高山遠岫皆嶙峋。有時高談傾耳聽。又如天馬超崑崙。回顧驚駘百千輩。疲筋竭力安可羣。我嗟才識頑且鄙。書齋日得相依親。勤勤顧子能如此。固宜使人長書紳。

依韻和孫勉教授

汝陰先生學雖興。官職冷靜真如冰。門前烏雀可羅網。甌中埃墨隨炊蒸。收拾人才妙長養。落筆雖誤猶成蠅。至于敗羣亦不受。畫脂徒費知難凝。從來說詳富學海。發揮春秋破曉暝。仲舒玉杯足瑕類。中散珠船不光彩。〔原註〕中散謂王微之。著書固知非一日。作詩又欲重千載。公卿爭迎爲上客。信知淮楚文章伯。應許曹參避正堂。未甘賈誼虛前席。男兒富貴固有時。如何宦達微愆期。衰衣繡裳畢竟在。祇是卽今髭鬢改。平生耿介性不容。凜凜勁節凌秋風。金華中丞最稱賞。惜也未老先龍鍾。去人闔棺命云促。浮生瞬息風中燭。〔原註〕辛老尤稱重誠之。華萼飄零不得歸。涕淚數行悲手足。顧予未放雪滿顛。乞得清潁如升仙。喜聞故人在學校。宛若見面初開牋。揚州騎鶴未足羨。便欲共醉花中間。西湖風景事事好。不似吳越惟無山。海棠方恨我

來遲。君欲歸去將何之。期向聖時同盡瘁。況復交情淡如水。他年若和〔原註〕去聲。傳說羹。免使鹽梅鼎顛趾。

依韻和李知剛黃安見示

蔣山鱗鬣蒼嵯峨。參伐可捫斗可摩。建康開府占形勝。千檣萬舳來江撾。憶昨司空駐千騎。與人傾蓋腸無他。有時偃蹇枕書臥。忽地起走仍吟哦。諸生橫經飽餘論。宛若茂草生陵阿。發揮形聲解奇字。豈但晚學池中鵝。余初聞風裹糧走。願就秦扁醫沈疴。登堂一見便稱許。暴之秋陽濯江沱。夜深歸來學舍冷。鼓吹有蛙更聞鼃。曾參捉襟肘屢見。回也簞食傾瓢蠡。誰云寒儒偶遭遇。馳道馬疾搖鳴珂。因緣乞郡得金印。關吏雖識難誰何。邇來二紀世已換。仙棊一局真爛柯。孔林父子久同葬。謝安墩在空坡陀。顧瞻思賢有儀象。挂壁未去聊隨梭。中年觸緒易感慨。賴有二子相經過。隴西家兒信奇偉。美玉在巖珠在波。慙非冰清託之女。亭亭松柏垂蔦蘿。黃生初來似蠶蠋。被絲纏裹今成蛾。磨礪爪距擅場屋。擬與羣俊爭殊科。惟黃與李豈易得。一二自抵三千多。回思爭雄六戰國。競致賓客尋干戈。黃金築臺禮郭隗。玉盤進手延荆軻。雞鳴狗盜何足數。雖欲定霸終蹉跎。大哉皇宋聖人出。日月雙麗君臣和。歲時金穰玉燭潤。紀功泰山崖可磨。平生慷慨慕荆國。自誓中立無邪頗。異時與子共勳業。請效夔契賡堯歌。

五言律詩

登塔

題寫看前輩。躋攀接後塵。日邊窺兩觀。雲下念雙親。宮綫徐添畫。林花頓減春。夕陽猶獨立。萬慮入經綸。

依韻和彭器資直講

歲久親談塵。春深集試闌。才名非畫餅。科等是傳衣。鶯稍遷喬出。鴉應反哺飛。羨君親膝近。昨夜夢先歸。

呈張邃明舍人

世掌絲綸美。聲名壯紫微。賜茶天上坐。退食日邊歸。簡在除書密。時清諫疏稀。仁公參鼎席。寰海望餘輝。

思巖老呈彭器資

春遠下樓遲。城高背落暉。鵲鵲經歲別。鴻鴈幾時歸。柳闊行人盡。花殘驛使稀。濠州在雲下。深欲伴歸飛。

寄龔深父給事

往歲手曾攜。穿雲路欲迷。蓬萊風引近。靈鷲月飛低。晝永基相對。春深鳥自啼。別來真約在。何事少書題。

蘇丞相挽歌詞二首

樂易雖難老。艱難亦備更。高官誰不死。厚德是平生。曾負阿衡鼎。仍調傅說羹。須知夷險異。高臥看南行。

世德層層外。年齡九九餘。浪傳千歲字。真記五車書。帳冷閒金鴨。泉深暗玉魚。前時傳巖像。今得幾分如。

鍾評事挽歌詞

銀餅當年遇。金鉤幾代收。一經知教子。千橘等封侯。瘴雨松門夕。悲風桂嶺秋。江深人不見。依舊水東流。

馮朝奉挽歌詞

仕宦惟遭遇。神仙信杳冥。老年多感慨。同榜半凋零。附葬銘旌暗。平生信史青。須知玉川子。傳後有添丁。

公議郎中挽歌詞

愷悌雖平進。艱難亦備更。冰廳諳冷宦。夢境過浮生。雲海仙舟隔。風旌粉字橫。莫埋言行錄。留著後人行。

劉大卿挽歌詞

許國丹心壯。傳家素節清。葬無金椁送。庭有玉棺迎。紅幕賓朋散。青囊宅兆成。惟餘原上月。猶是舊時明。

陳夫人挽歌詞

鄰與鄒人卜。門歸太史評。忽隨雙佩失。不見一珠成。夢入清都杏。船維彼岸輕。空餘江上月。依舊度牕明。

魏國大夫人陳氏挽歌詞

漏逐晨鐘盡。舟隨暮壑移。文歸大家傳。行在小星詩。珠珮臨江失。金丹渡海遲。侍郎頭已白。兒慕不勝悲。

贈慈覺大師

講花天散墜。醉草客爭收。明月來相識。孤雲學自由。隙曠穿薄暮。簷溜滴高秋。不鎖西牕夢。名山有舊遊。

贈李柔得道士

傳得眞人性。長安久卜居。嚶成西蜀雨。換得右軍書。〔原註〕一作桂林無雜樹。且壤有餘蔬。酒散顛狂極。香消寂寞餘。更能盤礴畫。傳寫十分如。

五言排律

再用前韻呈毅夫

〔案〕此所云前韻一首永樂大典缺載

洛陽曾識面。穰下竟論交。久若居蘭室。初如食蔗梢。故非偷姓孔。誰敢僭名郊。作事常師古。當官肯代庖。匪躬期蹇蹇。夷行笑嚶嚶。稷也真堯力。參乎豈桀譎。金樓傳寶構。雜俎當珍肴。講舍推攸止。賓筵絕載嘏。孫臏餘臘雪。徐榻臥寒菱。反舌宵鳴蠅。長跼暖挂蛸。卽今除戶墮。那得曝簷茅。遠夢方隨蝶。輕綃擬換蛟。歷來雙鳳闕。律動半山坳。草色揉藍染。花名篆字鈔。膘肥熊自撲。香滿麝爭跑。乳雉翔仍集。鳴禽語漸勦。柳將金自比。栳與玉相淆。節應幽三日。陽添泰一爻。碧圓牽翠荇。紅蕾破香苞。鶯出求同志。鴻歸學共胞。形容當舞籥。音韻中笙匏。麗苑聞亡是。熙臺亞有巢。不材真是櫟。何算信如筲。交淡非同醴。流清豈爲膠。往來須倒載。生滅任浮泡。縱阻陳歌管。猶容聽錫鐃。北牕寧獨臥。南岳謾相嘲。酒用陶巾漉。詩須賀錦包。儘教談麈盡。仍取唾壺敲。不向花前醉。應慙薄荷貓。

七言律詩

閒居示王君儀

五色文章爛錦開。謾勞天女剪刀裁。黃鶯窺水亭亭立。白鳥投空遠遠來。清晝光陰輸靜客。碧雲岐路屬

多才。羨君直入文滄海。探盡驪珠始肯迴。

送諸張

就學經年客會稽。父兄應久怪歸遲。故知子學優來日。想得人看勝舊時。食蔗已甘佳境近。爲山纔止素功虧。少年況有修身志。莫爲區區應舉移。

依韻和尚用之秀才梅花二首

假借鉛華素不曾。肯將桃李較衰榮。向人有意如相識。混雪無言恥自明。青帝信音元苦遠。素娥風調不勝清。愛君詩思誠高古。睥睨玄尊與太羹。年年先發更誰曾。憔悴中間獨自榮。素豔得如人淡伉。暗香能共雪分明。銀河魄轉霜風耐。青冢魂歸月夜清。莫與將軍輕止渴。須知丞相要調羹。

送能協

禹門千尺晚登龍。稽古從來緩見功。清節蘊珠函柱白。高文浮蜃吐樓紅。落花正值行時盡。圓月還成別後同。寄字好憑魚上下。汴渠流水洛新通。

呈越州程給事

南海歸來請會稽。錦衣新過浙江西。暫違香案蓬萊小。久擅詩名太華低。花影欲重公事退。鳥聲初鬧吏衙齊。雲衢已怪朝天晚。乘興無因訪剡溪。

依韻和程給事留題法雲寺方丈

淨室兼容海衆臨。維摩憔悴病仍侵。且將燈續光明藏。時見珠隨咳唾音。素壁短碑深招〔原註〕玉。畫簷新榜大書金。故溪曾指桃花記。乘月何時更一尋。去聲

題適南亭呈程給事二首

子真仙去學喬松。華宇經營得我公。海近蓬瀛全髣髴。山經樓閣半虛空。一千里地簷前月。九萬程天座上風。從此鑑中登望好。卻應渾勝水晶宮。

參陪初見翦蒿萊。頃刻疎紅戶牖開。賀老湖光浮枕簟。梅家山色染樓臺。翠微已借雲根築。青瑣仍供月影來。聞說紫泥追詔近。使星躔次傍三台。

依韻重和再住法雲寺

〔案〕此云重和。自有初和一首。永樂大典缺載。

聞說重來住法雲。舊緣香火一番新。桃花可認曾移主。鷗鳥還應不避人。腦玉幾陵虹氣勢。頷珠長借月精神。何時乞得東南守。共禮黃金丈六身。

贈真戒大師

時訪城西長者家。欲將無定友煙霞。百函貝葉聽揮麈。一炷爐香看點茶。猿立砌臺偷落果。鳥穿簷柏獻新花。舊曾題處煩師護。肯學常流旋碧紗。

登塔望太行

浮圖千尺俯樓臺。天地晴無一點埃。日薄馬初經具次。〔原註〕具茨之山。一從具次。風輕船稍近蓬萊。遷移曾費愚公力。分擘寧煩巨掌開。東北若無丘壘礙。好同靈鷲卻飛來。

依韻和彭器資直講二首

三年清苦下書帷。諸子專門盛一時。研盡錦砂重注易。草殘饒紙謾箋詩。鼓催閩越茶應早。綫引昭陽日漸遲。侍講曾須拌共醉。狀元新約未差池。歸盡春風未得歸。相逢還是落花時。文衡仔細誇程石。飲量麤豪笑滿卮。安穩鴛鴦多左翼。低回烏鵲尙南枝。稍尋前度曾遊處。更覺新懷慰舊思。

依韻和蕭惟申檢法同年

老驥如龍久屈盤。追風消得用金鞍。卽今將相多同勝。自古神仙有法官。病起縱驚秋鬢改。詩成猶伴夜珠寒。他時直上三千里。願看雲天一整翰。

門下王相公南郊謝雪子敏甫學士監禮楊傑有詩次其韻

雪擁平田萬頃寬。一郊和氣屬天官。撒鹽久欲資調鼎。成璧初疑捧上壇。雀帶玉飛金屋煖。龍和珠睡錦牕寒。他年祠罷親陪燕。應得屏風隔坐觀。

依韻和元參政祈雨

翦爪七年於久旱。齋心三月愧疎雲。地鍾潤澤來耕壠。天借清涼入繡紋。常膳鼎寒搖蕙莆。正衙爐煖和

蘭薰。〔原註〕是日得雨。上復常膳。御正殿。越裳會見朝丹闕。共識中原有聖君。

次韻和曾子固舍人二首

闔闔晨開玉殿浮。靈鼈不動海波柔。是般仙果三千歲。一樣春風四百州。鸞扇影寒裁就月。蜃爐香煖結成樓。從今不顧瑤池宴。閒卻西巡八駿驄。〔原註〕右集英殿春宴。呈諸同舍。

平明下馬錦蒙鞍。暫向飛廊一整冠。行近柳陰移晷寂。坐來花氣辟春寒。別張翠幄黏絲絮。更想金人捧鏤干。洛下少年今亦老。宴遊無復似前歡。〔原註〕右。上巳日。瑞聖園錫宴。呈諸同舍。

資善堂御筵奉詔送陳資政出守邢州

共輔龍飛與五蛇。一時恩禮有誰加。華堂玉碗更傳酒。便殿金瓶獨賜茶。寶帶光芒腰下印。繡衣形影幕中花。平生自與韓公合。名德應歸太史誇。

呈王聖美

少談奇字客長安。妙斲無人得郢塢。兩鬢已秋陪後進。十年如夢守前官。〔原註〕公改中。九十年矣。竹延西角東須徧。梅發南枝北尙寒。〔原註〕佃先聖美進職。從古晚成終大用。扶搖行見海鵬搏。

依韻和章樞密景靈宮奉安列聖神御

綵輿同日會仙山。金鎖晨開玉殿關。駕象法王趨側畔。騎龍眞祖護中間。紫浮渭北衣冠氣。紅壓終南衮繡顏。更祝聖孫千萬壽。奉祠長御景靈班。

依韻和曾子開舍人從駕孟響景靈宮四首

汎灑從誇雨點勻。九天宮闕自無塵。五更玉勒爭門入。十里珠簾夾道陳。薄宦卽今雙鬢改。從官還是一番新。須知鸞駕重涓日。不似春秋四卜辛。（原註）是時有旨別選日。

夏木陰清氣候勻。平明鸞仗簇芳塵。百年禮樂傳宮注。萬國衣冠拱廟陳。紅芍藥開迎晝永。紫櫻桃熟奉時新。天街自不容生草。布屑由來枉用辛。

三宮同日下午雲。帶曉千門萬戶開。黃繖日隨清景駐。玉爐風度暗香來。眠當道路驅除柳。守得宮庭委付槐。亭午扇還新廟闕。紫雲重複護周迴。

修廊圖畫列伊萊。金碧旁看啓佑開。山壓巨鼇初踴出。宮隨靈鷲忽飛來。瀟湘伫泣空留竹。海岳遙趨想畏槐。聞說都人爭擁道。鳳輿纔見第三迴。

瓊林苑御筵奉詔送文太師致政歸西都四首

（原註）元豐七年三月二日。宗本紀。元豐三年。文彥博爲太尉。九月如節鎮。六年十二

月。以太師致仕。七年入覲。三月辛丑宴瓊林苑。帝製詩以賜之。與詩中節次相符。今據以改正。

車後鸛鷺隨。劍履帳前貔虎擁。旌旄星環紫極三階正。鼇立青天一柱高。上苑金杯新錫餞。下都銀鑰舊均勞。重來更捧宸章爛。華袞何如玉字褒。

黃鉞新兼兩鎮雄。至和前已冠三公。傳將名德蠻夷外。老卻年華將相中。十雨變成堯壤厚。五雲飛盡傅巖空。（原註）易飛候云。視四方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則其下賢人隱矣。更聞定策刊彝鼎。千古英雄伏下風。

太師勲業在丹書。乞得身歸主眷殊。五色詔容瞻鳳闕。白雲篇不換蛇珠。閒應物外神仙有。健復人間將相無。明夜畫船回首處。汴隄煙月柳千株。〔原註〕公歸上特令具船。

黃金曾酌御尊餘。恩禮何人更得如。北極星辰趨觀闕。西京花木臥田廬。手持宸翰春羅馥。身入仙壺晝景舒。八十爲師精力在。太公應愧齒先疎。

興龍節口號〔案〕宋史·哲宗紀。帝生日。爲興龍節。

祥雲好色近蓬萊。列辟稱觴廣殿開。樂奏九成丹鳳降。香焚百和玉龍來。三農臘雪方呈瑞。萬國春風已暗迴。共祝聖君千萬壽。年年長奉白雲杯。興龍嘉節會簪纓。步武踰踰鷺集庭。拜笏競從花外見。仙歌疑是夢中聽。升平聖世眞難遇。醉飽君恩敢獨醒。同望闕庭稱萬壽。慶雲中見老人星。

依韻和王微之學士

坐籌國事尙才堪。屈指同年祇二三。平昔醉鄉營別業。如今仙籍換頭銜。光陰老去猶能惜。世事閒來不更談。聞說進書歸祕閣。絕勝流落在山巖。

爾雅新義成查許國以詩見惠依韻答之二首

背未成鮐齒未鯢。暫時來放五雲低。初從荊國猶年少。久侍神皇見日躋。近正鉛黃新眼目。指南塵土舊輪蹄。愛君文采眞難敵。他日橫空是紫霓。

探盡驪龍鑿盡鯢。明珠未出價猶低。晉人已覺蜚蜚誤。漢客仍從豹鼠躋。到底錯薪須刈楚。從來得兔要忘蹄。他時若綴三經後。五色雲中有紫霓。

戲和鄭通叔仲春晨起

春來燕婉復鶯嬌。不飲喉咽頓覺焦。桃被臉深將露洗。柳緣腰細得風饒。船中載酒猶嫌少。席上看花每恨遙。可惜襄王今老矣。不堪雲雨夢朝朝。

送文太師再致政歸西都二首

(原註)元祐五年二月。

太師天賦與人殊。除卻汾陽盡不如。萬乘有時前膝席。百官隨處避肩輿。鉅公多出陶鎔後。重事仍歸議論餘。聞說挂冠恩寵厚。恨無官職可教除。

乞身章疏竟難移。雙鎮辭來亦重違。絕域共驚吾父在。別都今喜我公歸。渭川士宦相先後。遼海人民半是非。誰念昔曾陪祖帳。同時賓客坐中稀。

(原註)公元豐間致仕。西歸。賜宴瓊林苑。今惟蘇子容并佃二人再預。

陶山集卷二

七言律詩

依韻和呈劉貢父舍人三首

鷓鴣朝來又集西。聯鑣初卸錦障泥。奪袍況有詩先捷。倒玉何妨酒屢攜。詔下競看花作判。賦成曾借柳爲題。衣冠異日傳圖畫。惟有三家盛事齊。

酒半詩成日轉西。驪珠纔抵一丸泥。未饒白雪無人和。不忿東山有妓攜。班綬定應連玉筍。姓名還得夢金題。飛騰便見新官上。傳語花開慎莫齊。

三家成佛本來西。共坐蓮胎出淤泥。〔原註〕舊謂知制誥爲一佛出世。歸侍玉除還似約。去腰金印定如攜。慇懃烏勸花前醉。邂逅人逢葉上題。縱有鳳毛傳序遠。未應能似鴈行齊。

用前韻呈蘇子容尙書

顰里從來敢效西。龍門登日尙雲泥。紫垣正掌絲綸美。絳帳初將杖屨攜。〔原註〕公在掖垣知貢舉。但始以門生登第。紅錦未酬青玉案。黃金應護碧紗題。正堂若許曹參避。願更虛心問相齊。

依韻和頓起郎中瓊林苑奉迎神主追懷同年兼呈座主蘇丞相

清風明月本閒人。鳳闕初來一幅巾。淡墨姓名才烜赫。橫金班綴偶叨塵。鼎湖龍去池臺古。遼海人歸冢墓新。惟有蘇家老仙樹。能將五百歲爲春。

送楊損赴黃陂主簿

詩酒相從祗歲餘。雲樓鳳閣在空虛。驪龍光燄隨尊俎。鸞鳳精神入簿書。內翰風流知有後。狀元門閥是當初。恨無一物堪持贈。梅未全開柳尙疎。

送虞太熙學士知太平州

黃塵初出國門東。楊柳青青畫隼紅。占得度關雲色異。想知登望月明同。曾傳嚼蠟風情外。更悟烹鮮政事中。聞說太平迎候遠。安排騎竹有兒童。

送致政邢定國通判

七十平頭便拂衣。舞雩風月有光輝。尋常薄飯猶能足。多少高官未肯歸。鷗鳥等閒還自樂。杜鵑容易重相違。想知遼鶴歸來早。城郭人民未盡非。

圓方

蒼仞千尋畫不如。信知韞玉勝懷珠。一卷會使民瞻峻。三品何妨主眷殊。看日謬煩鞭氣力。補天真待鍊工夫。寄聲欲取黃金印。雨後還曾墮鵲無。

送張頴待制帥瀛州

食貨方艱不忍籠。長才宜有濟時功。閣當龍馬圖書後。錢入紅牙算子中。音信定應隨朔鴈。夢魂多擬託南風。如何更講黃河策。定取橫流副兩宮。

送許遵少卿知潤州

丹陽太守舊名卿。騎竹兒童夾道迎。醉尹笙歌甘酒病。謫仙風月苦詩情。江湖天氣農桑早。水竹人家枕簟清。白首愛君心未已。夢魂猶遶鳳凰城。

題海岳樓贈米元章

千級仙梯第一層。闌干常爲水雲凭。起爲霖雨從膚寸。活得魚龍用斗升。鵬有程途知可到。鼇非番次信難勝。卽今姓米仙人住。雲母中間一片冰。

依韻和青州程給事見寄

出守東州異故園。臨岐花鳥共無言。度關有客占雲氣。覓野何人肖夢魂。蘭辟白蟬書殿祕。茅分青土社壇尊。相望幾直蓬萊宿。燈影寒籠月滿軒。

送王柄教授

場屋論才昔議魁。教庠官冷尙低徊。靈龜縮甲專藏六。老雉斜冠怯應媒。半醉珠璣隨咳唾。一方桃李待栽培。寒垣錯莫風沙晚。南北相望首重回。

和巖老

遭遇何人更得如。同時幾許待公車。官清自可看奇字。俸薄猶能寫異書。千里水雲藏舊隱。一番雷雨報新除。自憐霄漢華塗穩。鴻鴈橫飛序尙疎。

依韻和查應辰朝散雪二首

三陽新已換三陰。潤澤才踰一寸深。無地行施調國手。惟天知有愛民心。霜毛一半渾如雪。玉貌諸餘少似今。且向尊前盡情醉。不須辛苦問爲霖。抱甕何人似漢陰。一番膏潤及根深。稍蘇南畝耕耘力。甫逼東君造化心。堪畫不應須到晚。可收除是趁如今。寶甌若更施餘力。豈獨坊名揭望霖。

依韻和蔣津雪中見寄

蓬萊宮闕鎖崔嵬。書史頻看祗亂堆。華蓋稍瞻天北極。紫雲曾識道東來。功名方與英豪共。懷抱仍逢故舊開。造物爲君如有意。一番風雪洗浮埃。

答張朝奉二首

太公年甲伯夷清。早早休官樂盛明。西子橫陳花一徑。北牕高臥稻千城。喜聞客去如多病。老見春歸似薄情。曾向先師得門戶。不知何日鍊丹成。一番相見一番清。坐久精神轉更明。詩裏欲投亡命社。酒邊甘在受降城。此身到處堪乘興。萬事由來枉用情。試問仙翁多少壽。定應三度見桃成。

依韻和羅畸學錄

一番驚雷一番風。巨魚看得化爲龍。〔原註〕君登科日。個預攷校。銷殘白日書千卷。付與浮雲祿萬鍾。珠玉貫穿成把握。星辰羅絡在心胸。怪來佳句清人骨。正值溪寒雪滿峯。

呈周承議兼簡通判簽判二首

政事相傳舊有經。爲州前後半天星。歲教諸縣無公事。〔原註〕今秋陳蔡皆被水。而穎獨豐登如常年。雨使佳人上使廳。〔原註〕大捷以雨。遂令

升廳行太守未甘雙鬢白。西湖惟欠遠山青。經過況有風騷將。乞取篇章作畫屏。
下車明日燕西湖。醉倚高花不用扶。鷗鳥便應知我意。海棠今復恨公無。佳人舞罷頭纏錦。座客詩成咳有珠。聖主若容長守此。不妨生就白髭鬚。

呈幕府諸公

十年騎馬困京塵。乞得州來潁水濱。苔鮮滿庭無字押。蓮花全幕是詩人。〔原註〕簽判節推皆善詩。嘗以新集見借。樓臺雪後如聞雨。歌舞尊前祇看春。半刺會須拌共醉。銀條方共德爭醇。〔原註〕通判德性醇厚。飲銀條酒至斗。不亂。

宴西湖用前韻呈諸公

十頃湖光辟盡塵。女郎臺榭占沙濱。杜鵑言語曠爲客。楊柳腰肢瘦似人。便擬曲留今夜月。已知虛度去年春。憑君爲伴花前醉。況復香醪特地醇。

依韻和再開芍藥十六首。〔案〕此詩係個守潁州時作。第二首原註云。今歲閏月。兩見中秋。以哲宗紀攷之。則元祐六年也。是年個初補外。故詩中多寄託語。

同時幾許已成空。回首榮枯是夢中。自昔一般稱國豔。而今兩度嫁春風。誰人與刻三年葉。何事惟開十日紅。試倚玉梯丹漢外。爲渠方便問元功。

百花羞縮敢爭先。雨露仍隨愛惜偏。青帝擬教春一見。素娥留待月重圓。〔原註〕今歲閏月。兩見中秋。相逢可惜非三月。自歎無因更少年。終日倚闌看不足。直須風雨送歸天。

前來樓子妙凌空。若比今生是下中。曾與阿衡調鼎鉉。擬教周昉畫屏風。再生檜老無多綠。四季花凡一餉紅。認得洛陽人未識。信知天地有奇功。

祇受姚黃一著先。兒家元在郡西偏。解殘珠佩迎新見。尋得金鑲依舊圓。一過馨香猶半日。再來期約本明年。向人自有凌雲意。不羨城南尺五天。

市井初傳爲一空。直疑伊洛謾當中。〔原註〕花譜云。洛陽得天地之中。故花比他州特異。別承仙掌非時露。剩占薰弦幾日風。自愧霜

髭難更黑。誰憐粉面不長紅。豈惟畫史愁傳貌。兼使詩人費盡功。

一番風信作花先。未必春工會黨偏。玉杵買來容再覩。金釵分與卻重圓。幾回衆裏知誰似。一墮人間有幾年。我是玉皇香案吏。可能相與便朝天。

十方生滅盡虛空。往往看花似醉中。再見傾城彌愛日。一聞絕代競趨風。不知世逐仙棋換。未免身歸燭火紅。自斷此生眞夢幻。直須成佛是殊功。

牡丹猶自欲推先。傳語諸花莫恨偏。淚眼始看金谷墜。指環尋伴玉簫圓。〔原註〕玉簫章僕射妾。後再生侍章。其留別玉環。隱然在指。見雲溪

·子 此身那復思前事。半面猶應記往年。畢竟得歸歸甚處。玉樓深在九重天。

誰言見慣是司空。舊說揚州未必中。可是兩三千處月。

〔原註〕見揚州詩。

能如二十五般風。

〔原註〕此花再開又添一般風。

依稀仙

帳魂今返。遭遇神針肉更紅。卻得逢蒿遮蔽力。便教重見太平功。

詩成贏得錦袍先。自是高才遣將偏。稀遇仙丹時下熟。荇驚神女夢中圓。丹梯直上三千級。問氣于今五百年。爲報百花休暗恨。便開三度也由天。

春歸岑寂厭書空。賴爾相陪酒屢中。未必前身非叔子。不應後至似防風。賭留坐客排雙陸。借與都人畫二紅。須信年芳有虛發。莫教楊柳誤前功。

阿誰蓮步擬攙先。相見從他次數偏。曾學駐顏知藥喜。免教渝約問蒼圓。春風省識非平日。昏霧中看類老年。聞說上林今更好。一如堯禹舊時天。

來時賓客正談空。更值僧齋飯一中。

〔原註〕此花至日適齋。適齋。遂與諸公同看。

便擬商量歸慧日。豫傳消息與香風。夏蠶三葉

空餘綠。秋木重花祗浪紅。惟有此花花與子。兩曾相見是神功。

姿貌新來勝日先。託根何事得州偏。起將玉骨靈符異。分出金身覺性圓。如不能言常竟日。似曾相識是今年。也應解笑山茶晚。長占東南小雲天。

諸縣豐登獄屢空。珍祥如欲助升中。不妨故故留連月。未到頻頻惱亂風。向上鬱葱佳氣紫。現前圓滿報身紅。自今長許汾陽醉。內外曾無總少功。

發居衆後摘居先。玉色無端稟賦偏。華表卻歸仙夢遠。寶甌重現瑞光圓。少師花譜三千字。吏部春詩二百年。〔原註〕花譜專論牡丹。吏部獨無夏詩。兩處偶然渾忘卻。不須惆悵對炎天。

依韻和雙頭芍藥十六首

〔案〕此詩亦守穎州時作。第十一首聊伴西湖地主人句。可證。末一首云。故應此戰今須解。兵法曾教避不如。正敘當日所以乞郡之意。詩多寓言。與前篇同。

品格由來自出羣。就中相竝轉驚人。且同藥使求民瘼。終與花王秉國均。李廣無雙空自老。崔徽有兩竟誰真。因君翦寄和詩看。始信人間別有春。

怕草侵陵爲翦除。新詩應笑病尙書。瀟湘煙水愁相對。巫峽雲山欲獨居。有客彈冠連茹進。誰家高髻合歡梳。年來太守雖加老。爲爾情懷亦自如。

不與尋常草木羣。看來端的好于人。神仙比竝容顏似。姊妹推排次第均。浮薄未應隨世態。靚妝渾似任天真。得他和氣知多少。占盡河陽一縣春。

曾與宮花傍玉除。芳名消得用金書。已教莊蝶雙雙引。更伴台星兩兩居。官樣自應能笑語。家常誰欲傲妝梳。大都好物難摹寫。未信屏風畫得如。

白也雖云思不羣。賦君猶有調高人。更相汲引風流在。各自芳菲雨露均。因藥封王誰是假。與花爲后自應真。思量消得黃金屋。回首戎葵也是春。

誰將花譜更刪除。妙品須教末上書。〔案〕末上書未詳所出。無別本可校。姑仍之。未必楚王曾夢見。祇應青女解嬌居。行雲莫向

中間度。新月纔成一半梳。若使覺王今識汝。蓮花寧復竝真如。

竝驂鸞鶴下珍羣。爲愛詩人不避人。半醉奈何非李白。獨醒愁殺是靈均。空花在處黏成妄。草木何時鍊得真。顧我無心爭彼此。卽今開落任青春。

盡日經營對廣除。旁邊奴婢亦詩書。俱飛蛺蝶渾相學。共戲鞦韆祇竝居。說著定應成膾炙。買栽真是置筵梳。更嫌病眼無憑據。細看元來玉不如。

一經瞻顧遂空羣。疑是同時解佩人。曾對絲綸當禁掖。終隨弦誦到成均。有如一夢邯鄲假。未始相離渾沌真。可怪滿城尋國豔。不知花在此中春。

玉顏高竝向階除。靜笑寒藤學草書。未信東君無職事。不慚西子是鄰居。曾教王母藏青鳥。擬問嫦娥借玉梳。尊得花王威勢重。也應知慕蘭相如。

共拋花縣暫離羣。聊伴西湖地主人。豔粉兩應歸藻繪。香泥俱合在陶均。雄風爲借吹噓力。雌霓叨蒙激賞真。移在洞天深處種。與誰同見八千春。

幾時詩債許蠲除。直待金雞放赦書。神峽自來雲一片。仙山多是玉羣居。祇緣貌類欣臨鏡。卻爲情親忘見梳。不怕飛泥侵妙質。吾家斤斧正風如。

神仙流品信難羣。絕似人間兩麗人。暫得借觀猶占久。便教偷戴也分均。（原註）莊子曰分均仁也。祇邀竹葉相爲伴。更對菱花自寫真。（原註）事見遺史。開向夏天緣底事。算來多是不宜春。

桃菊無堪謾祓除。芭蕉何事倒抽書。鳳凰騎罷猶輕舉。烏鵲橋成得燕居。抵死勸持雕玉盞。象生描在鏤

金梳當時若使闕氏見，未怕平城刻得如。

晚蕊早韭謾連羣，過眼終無愛惜人。照日舞鸞情款曲，趁風飛燕勢停均。〔原註〕見九章術。名歸本草千方秘，職在司花一命真。回首鳳凰城闕下，倩誰移與後園春。

曾伴長楊草詔除，信知長合在中書。暫違紫袖雙瞻立，聊伴紅裙一餉居。小子正狂心已醉，老奴猶愛髮方梳。故應此戰今須解，兵法曾教避不如。

依韻和門下呂相公從駕視學〔案〕宋史哲宗紀元祐六年十月，幸國子監，佃時在穎州。故有侍臣獨恨身千里之語。門下呂相公謂大防也。

纓帛升龍日月章，平明鸞輅幸膠庠。侍臣獨恨身千里，邸報空看字數行。故事一遵皇考廟，〔原註〕仁宗有視學故事。餘波仍及武成王。誰知玉尺橫經處，猶是當時舊講堂。

依韻和趙令時三首

百步廳邊放兩衙，夜深燈火見人家。提壺勸我教沽酒，鸚鵡逢君要點茶。舞得六么除是柳，啼消紅粉奈何花。使君被爾牽詩思，可是無心憶浣紗。

鳥排行陣樹排衙，且喜西湖屬當家。揚子已無騎鶴事，〔原註〕揚州既無湖榭勝概，兼俸入今亦不厚。會稽惟有臥龍茶。〔原註〕會稽州宅產茶。

雖及殊品，然去鏡湖頗遠。未妨春帝常爲帝，須信名花始是花。更住一年方五十，不應情味薄于紗。

方朔無端溺殿衙，得州仍是地仙家。海紅謾與陪尊酒，〔原註〕果實惟常見海紅在筵，應以耐久。淮白猶堪當分茶。〔原註〕茶雖不及京師，而淮

美甚。

夜靜青天十分月，春深平地尺餘花。誰將園裏新蜂蜨，織就佳人護項紗。

依韻和趙令時

爭標才氣兩相高。不獨詩豪酒亦豪。戰得蟻酣成後殿。探知龍睡遇先逃。曾于寶月求斤斧。欲以春風代剪刀。他日若稱詩宰相。定應先後秉鈞陶。

依韻和田虎通判兼呈呂防簽判四首

楚尾秦頭俗久移。豐穰仍值太平時。渚花盡日臨書幌。潭菊如今在酒卮。十里麝香行驛近。三竿紅日坐廳遲。愛君古錦囊中句。不負文忠國士知。

冉冉年光逐閏移。廳閒賓客坐多時。主恩未報空持橐。軍政無妨數舉卮。潘鬢雪霜何太早。傅巖霖雨不應遲。〔原註〕近時鬢髮稍有白者。時雨稍缺現祈求。領珠竟被君探得。正值驪龍睡不知。

劇談終日少文移。幕府新開盛一時。羊酪未妨留灌頂。蟹螯何苦負操卮。〔原註〕南陽多酪而無蟹。詩成醉裏遺忘易。

思發花前屬和遲。更許此生剛節在。祇應惟有歲寒知。

春花秋葉兩推移。未有涓塵補聖時。新識豹胎休負鼎。舊成蛇足謾持卮。山如水墨屏間見。日向茶盤子上遲。便使北歸應念此。白鷗黃鳥盡相知。

用田倅韻答孫勉教授二首

淺紅深紫旋教移。直待開無空闕時。花十八中看蹋鞠。玉東西外聽揚卮。笙歌船舫天圍合。燈火樓臺月上遲。顧我若非鄉曲遠。定應長占此州知。〔原註〕時方上書乞四明。

造化從他密密移。聰明非復似前時。暫披金甲爲儒將。曾燕珠宮對玉卮。一日看回花恨疾。三年生就葉嫌遲。慇懃爲訪春消息。賴有羹梅探得知。

用前韻答謝推官

小立桑陰尙未移。便如相識已多時。鋸沙我就玉界尺。點礫君成金屈卮。（原註）君詩以屈卮自況。靈運自應爲佛早。退之今恨學仙遲。當年江左堂前燕。卻又飛來未可知。

依韻和趙令時

無事何妨數命賓。一湖清境是西鄰。栽花要與春爲主。對酒曠將目借人。詩就彩牋斜卷玉。舞餘花棧倒垂銀。由來景物常無價。謁道錢多會有神。

和朱昇朝奉

湖上尋常日一臨。年華無用苦相侵。夢隨蝴蝶悠悠覺。日待蟾蜍款款沈。醉裏笙歌傳盡疾。壺中天地著花深。回瞻象闕恩難報。願盡半生一寸心。

答張朝奉四首

赤松居處近州衙。況復詩情是作家。收得夕陽歸老境。破除春睡有新茶。年華一任隨流水。世事多應似落花。卻笑宦游閒不得。塵埃昏盡幙頭紗。誰將兩制比三衙。千騎猶如布素家。何日龍巾容吐酒。而今紗帽自煎茶。十年膠柱空調瑟。三月羹梅始

見花醉裏不知身在此。夢魂猶傍御袍紗。
押了文書坐了衙。尋常行過祗如家。苦無公事妨攜酒。賴有詩情得試茶。便到五更猶有月。算來一日可無花。垂綸更作輕鷗伴。坐看寒汀學縹緲。
門鎖尋常付守衙。穿湖曾不礙民家。慣看妙舞資豪飲。生怕清歌送好茶。山盞飛來圍著水。春休歸去帶將花。從教魏紫姚黃下。也合氈衣裏素紗。

依韻和孫勉教授菊花

芳叢宜密不宜疎。何事瓊花祇一株。苦勸白衣成酩酊。儘饒紅粉插茱萸。定應青帝稀曾見。端的黃金似得無。便擬栽培伴桃李。盡移春色入洪爐。

依韻和李元中兼寄伯時二首

龍眠三李晦聲塵。長望淮壖與海濱。自古市朝成底事。卽今猿鶴伴他人。細思南陌東阡月。大勝千門萬戶春。可惜欲歸歸未得。不知家釀爲誰醇。

五丈河邊避俗塵。閉門情味似漳濱。拋離鵲渚今三歲。成就華嚴祇兩人。〔原註〕伯時畫華嚴元中寫。貧裏有時求得玉。老來無可奈何春。平生共學王丞相。更覺荀揚未盡醇。

陶山集卷三

七言律詩

依韻和毅夫卽事五首

昨日紅裳伴燕游。落花爭好草爭柔。依稀黃鳥渾相識。期刻青山卒未休。風似去年褰翠幕。〔原註〕去年天穿日晚筵亦

風。雨分明日與芳洲。

〔原註〕次日雨還移會花洲。

卽今太守無佳句。空愧當時宋采侯。

卻笑元宵是夜游。金針穿石綵絲柔。萱堂帳幄閒仍出。幕府文書了卽休。顧我寶珠連合浦。愛君仙果滿瀛洲。誰知竝轡聊同俗。拜後如今有魯侯。

平明一雨阻重游。風縐前溪綠謾柔。況已上元連夜出。不如寒食看春休。弄珠灘漲平侵岸。摸石江深抹盡洲。自是苦陰無意思。莫將潮信枉陽侯。

十年京洛從宸游。得郡終難繞指柔。廬舍昔希三肯顧。亭臺今負四宜休。何人正在芙蓉島。有客空吟杜若洲。爲問西街孔君子。設監那得似諸侯。

謝安攜妓是清游。玉瑩金尊十指柔。桃自三千年結子。鼈于六萬歲更休。猿啼謾想黃牛峽。鳳去空傳白鷺洲。我若他年封萬戶。祇來穰下作穰侯。

依韻和毅夫百花洲新橋

省中何必就尙書。且向新橋一振裾。嬌女頃嫌撐小艇。偏親今喜度安輿。假饒跨鯉終難學。除卻垂虹盡不如。〔原註〕垂虹松江橋名。從此使衙烏亦好。豈無遺愛在胥餘。〔原註〕事見尙書大傳。

答毅夫遺橘株之什三首

平生希慕范萊蕪。恥把耕耘一問奴。碑較智愚能幾里。樹爭貧富沒多株。報之瓊玖如投李。遺以玕璫光弋鳧。傳語小城休負固。元侯今後不言無。

亭榭新修道不蕪。豐年焉用橘千奴。請教青帝留三月。擬就嫦娥乞一株。種玉水田飛白鷺。泳珠風檻對沈鳧。便難圖畫猶爭看。定是京西一路無。

曾因書史翦繁蕪。更與花王置木奴。藍舊出師青萬頃。竹新齊母綠千株。睡餘枕簟屏開鳳。飲盡尊壘勺用鳧。一種梧桐亦遭遇。翦封終愧內虛無。

和毅夫倒用無字韻春詩四首

皇家寶歷萬年餘。禮貌羣臣自古無。龍馬已陪阿閣鳳。鼎湖猶想裕陵鳧。劉郎莫恨桃千樹。匠伯應憐櫟一株。猶喜後來門戶在。小兒能賦崑〔原註〕崑入聲。崙奴。

一別勾芒僅歲餘。不知今度老顏無。管人憂喜何如鵲。與世浮沈可奈鳧。擬看笏頭花四朵。更栽槐面樹三株。若教上番成新竹。須戒人家婢與奴。

附庸新又進於餘。〔原註〕花洲中
新爲十花譜。欲共南鄰鬪。有無橫列谿山埋積雪。臥開桃李映新靄。擬春玉白丹千杵。

更種金鎚麥一株。〔原註〕酉
陽雜俎。從此有人穀。亦有不煩公帑與官奴。公錢雖少俸錢餘。明日如今作會無。況有鼈裙勝膾鯉。豈無鵝掌代蒸鳧。慶歸子舍芝三秀。官入卿曹棘九株。聞說麗人推不去。愛才何止十年奴。

和毅夫病目三首

使君詩思謾雕肝。安得頭風與阿瞞。然艾爲誰甘受痛。看花緣此負追歡。通天犀帶應憐瘦。雲母屏風尙畏寒。何日長安同一醉。擬教歌舞衒華丹。

詩戰空懷壯士肝。未容旃旆累祁瞞。竝遊曾許花含笑。孤憤今慙樹合歡。五朵謾將春色寄。二篇還伴夜光寒。憑君休造斑貓毒。且向三田養就丹。

報君平日願輸肝。常笑飛蝗累李瞞。一雨固宜知上德。是花猶可盡君歡。孤根自識恩波煖。老健誰爭氣候寒。從此憂民免髭白。卻疑甘澤是金丹。

依韻和毅夫兒病

二毛蕭索未應羞。謾說初懷弄瓦憂。〔原註〕毅夫嘗有詩云。所憂惟
弄瓦。又云。二色慙衰鬢。珠母光芒今吐月。豹駒才氣已窺牛。自知陰德仙能學。誰有靈符鬼可囚。早晚病除聞藥喜。與君詩酒共清遊。

易守建業毅夫有詩贈別次韻五首

太守無堪久借留。君王恩禮與昇州。親輿自可時來往。漁唱猶能數〔原註〕一作佑。獻酬〔原註〕公在金陵有漁家傲十首。風色得

經揚子渡。月明知在海棠洲。北山楮木今成列。獨傍師門想見。已。
凌晨寒日弄輝輝。我旆東來子旆西。對此銷魂兩無語。恨初相遇一何稽。梅花可惜空隨驛。鷗鳥多應不

下溪。猶有往來魚與鴈。好將詩什當書題。
紫案焚香拜敕黃。無因久借蓋公堂。不堪落日離魂斷。賴有薰風引夢長。吹律漸知寒谷暖。賣漿曾值暑

天涼。他年果若成功去。乞取南陽作鄧王。
春渚秋潭不可尋。回頭城郭礙高林。但知自白三分鬢。更與誰論一寸心。紅粉淚痕消片玉。故人情分重

千金。臨岐不忍醒時別。一任玻璃酒盞深。
誰信金陵刺史腸。曾懷珠玉夜光芒。一塵侍從才雖短。雙奉君親日更長。得郡免營三釜粟。過都容捧萬

依韻和徐大夫鳳凰池九首

借山樓小已新奇。更近東邊得鳳池。一日未嘗無客過。百年今始有人知。〔原註〕案圖經。鳳凰池。百四十年前。曾有刺史增修。舞餘

裙帶雙垂綠。詩就珊瑚半露枝。爲問鸛雛歸得未。虛來阿閣已多時。
使君年老強搜奇。來傍吟牕擁被池。明月清風初未覺。〔原註〕公詩有明月清風。尚不知之句。白鷗黃鳥舊相知。〔原註〕佃昔嘗有詩句云。白

鷗黃鳥盡相知。水通河漢無多地。鳳在梧桐第幾枝。好是與民同此樂。豐穰仍值太平時。

池就臺成竟大奇。畫堂新燕亦差池。人非楊柳看來瘦。春有梅花探得知。華髮漸驚強半白。素娥曾與第三枝。海邦莫道無賓客。冠蓋如今盛一時。

東君著力信神奇。桃李中間水滿池。定是祇教淮甸有。若爲長得泰州知。〔案〕但在紹聖初落職知泰州。詩卽作於此時。徐大夫未詳何人。按其語意。蓋亦同時長官也。

行藏正倚樓千尺。勳業初橫草一枝。投老尙堪驅使在。問春何似少年時。

公事稀疏已自奇。那堪園更勝舒池。誘將醉尹來無數。禁得詩人瘦不知。蝶夢幾隨蝴蝶遠。鳳雛仍在鳳凰枝。賞心樂事知多少。雪月風花是四時。

平生仕宦不求奇。誰怕他人奪我池。地勝更無塵可到。天陰惟有病先知。從教寶塔來當面。消得雲樓爲折枝。看取鸕鶿堂何似好。夜深歌管月明時。

老嬾由來怕立奇。偶然尋得舊家池。一州祇此爲無及。累政因何盡不知。歌吹徹雲城百尺。樓臺侵夜火千枝。憑誰爲報鶯花道。一日須來十二時。

髻髻華胥一夢奇。斬新樓閣舊城池。夜深猶有人家看。晝寢惟應燕子知。疎雨有時三兩點。好花何啻萬餘枝。諸公若肯相追逐。趁取春風爛漫時。

恰似蒲萄水亦奇。遊人多似後園池。壺中日在歸前落。醉裏詩成醒後知。芳徑綽開楊柳樹。小牆闌出杏花枝。老拳毒手渾相若。望立降旗是幾時。

朝散

〔案〕宋官志朝散大夫從五品下。朝散郎從七品下。此云朝散似非卽徐大夫據本集有和查應辰朝散雪及贈新恩先輩之什。疑是指應辰言。而上下尙有闕文。

使君竟亦不能奇。賴有詩翁壯觀池。二百年來無此作。兩三人外有誰知。魚應變化垂天翼。鵲不經營墮地枝。況復鳳毛如得鳳。古來遭遇或同時。

依韻和張椿

一年三十有餘旬。最愛韶華是令辰。坐久落花深一尺。睡餘淺粉看重勻。況當諸縣無公事。且與雲樓作主人。今日與君俱白髮。看花情味尙青春。

依韻和查朝散贈新恩先輩

收得宮花上帶春。綠袍仍共草爭新。發揚杜老詩無敵。蓋覆吳侯政不神。平地彩雲看接武。一天明月負垂綸。怪來瀕海多儒士。龍閣從來是里人。

依韻和徐大夫

朱絲同直水同清。紅袖何妨當使令。可惜去年他處看。〔原註〕公去年不同此會。不知今夜幾州明。年華老去知無補。眉嫵初閒似有情。且向雲樓拌共醉。儘他燈火暮禽驚。

中秋微陰

年年月色是中秋。莫爲今宵海上樓。要得長圓真妄意。放教微暗亦良籌。步金輒上顏仍好。頽玉山前德盡柔。生怪嫦娥苦羞澀。都緣暝不強公遊。

中秋用別韻答張椿兼呈徐瑾

偶被微雲掩素娥。昏昏如似隔輕羅。〔原註〕是夕中秋。有纖雲蔽虧。祇應夢裏朦朧慣。可是秋來淡薄多。捨此豈無珠可玩。學渠猶有扇能歌。會須明夜分明在。況有詩人爲琢磨。

依韻和查許國二首

重淵誰道探珠難。恰值驪龍睡重間。工部藩籬今夢草。司空門館舊銜環。心腸何啻吞雲夢。身手猶堪攀華山。況有舊家仙桂在。姮娥留著待君攀。誰作明堂一柱看。謫官猶註罪中間。名成何必頻看鏡。道在終須得賜環。一片靈臺江上月。七株仙果海中山。回頭爲報姮娥道。擬把高枝次第攀。

寄龔深之曾子開

先生官冷久京華。衣有塵埃飯有沙。半夜尙聞親舊草。一春長是負新花。兩龔清潔推君子。二陸文章屬當家。更憶巷南曾學士。坐將盤詰解聲牙。

依韻和查許國梅花六首

臘月狐裘尙御黃。靚妝先了爲誰忙。與春不足都緣淡。教雪難知祇爲香。曾擁旌旗聞鼓角。終隨彝鼎見烝嘗。少陵賴爾牽詩思。得向詩中號帝王。水天清淺月昏黃。傳語諸花未要忙。詞客應盡相識早。玉人誰有自然香。祇承雨露尤消得。況乃冰霜已備嘗。未用夜寒吹玉笛。切須丁囑與寧王。

平日栽培土盡黃。看來人自有閒忙。池臺直下疎疎影。簾箔中間淡淡香。命說夢魂猶未破。說湯滋味得先嘗。憑誰爲訪桃花浪。何路能酬百谷王。

妝閣無端畫月黃。見他閒淡轉蒼忙。隴頭惆悵經年別。衣上慇懃盡日香。期刻莫將蓬鬢插。思量消得瓠犀嘗。若教梵竺諸天有。何必龍華引象王。

北牕高臥識羲黃。靜看東君職事忙。短帽上垂年少事。淨餅中養月餘香。鏡鸞羞愧臨梳裏。鹽虎推先在饗嘗。試問古來誰可伴。風流東晉有諸王。

共月新成榜字黃。使君霜鬢未須忙。春前臘後千回顧。天上人間一分香。莊子夢魂休道識。太公牙齒要須嘗。論功縱在姚黃下。果子花中合是王。（原註）共月亭名。

依韻和許安石

風和鵲喜就中靈。忽報軒車到驛亭。解得禮經歸指掌。弄成詩筆勝丹青。早年花萼光原隰。今日芝蘭滿戶庭。聞說龍州佳闕近。蜀人先已望流星。

從駕幸龍德宮

（案）宋史徽宗紀元符三年九月己巳幸龍德宮。時偁爲吏部尙書。詩中第六句及註與史事正合。

玉鎖晨開厚載門。人家隨處著彫輪。潛龍宮邸來惟舊。復辟簾幃卷尙新。深巷盡言窺日月。麤官難得後埃塵。（原註）尙書非遊幸不許從駕。戴恩自覺邱山重。願放鼈更六萬春。

天寧節口號

（原註）亳州（案）宋史徽宗紀。帝生日爲天寧節。

九天宮闕五雲新。共向中間望紫宸。几杖一千年父老。衣冠三萬里君臣。瀨鄉老子如今檜。蒙縣莊生上古椿。就祝聖君千萬歲。過于天上壽星辰。

寄彥猷閣老某前歲奉使還領揚州今彥猷亦自境外歸得姑蘇

〔案〕宋史本傳。佃以吏部尙書報聘于遼。據徽宗紀在元符三年七月。逾年

拜尙書右丞。未嘗領揚州。前此亦未嘗奉使此詩與紀傳不合。疑非佃作。或誤以他人詩雜入者。今姑存之。

相望持節出盧龍。繼踵分符別紫宮。汲黯雖嫌棄爲郡。袁絲應憚久居中。文章不見于時益。出處何知與子同。紅藥萬株天下絕。謝公來肯醉薰風。

〔原註〕此州芍藥冠絕天下。

和周邠朝奉

相見還如潁水濱。不應衰邁久風塵。幾回醉裏成狂客。一向詩中作貴人。故國生涯元自薄。老來情分剩相親。薦賢況有諸公在。早晚除書下玉宸。

新橋

碧光新近跨長橋。免使遊人隔岸招。想像蓬瀛今髣髴。丁寧風雨莫漂搖。少浮蛟蜃平生氣。纔露虹霓一半腰。明月滿天天似水。直疑霄漢路非遙。

題周中散至樂堂

一瓢到底勝珠玉。萬籟由來當管弦。盡日海鷗陪燕坐。有時溪柳伴閒眠。不知萱草憂何事。今見蟠桃定幾年。回首真人足官府。劉安何苦要升天。

丞相荆公挽歌詞

慣識無心有海鷗。行藏須向古人求。皋陶一死隨神禹。孟子平生學聖丘。雕甍想陪清廟食。玉杯應從裕陵遊。遙瞻舊館知難報。絳帳橫經二十秋。

呂申公挽歌詞

家世從來聳具瞻。平生僚友憚方嚴。挂閒塵尾清談罕。傳盡龍髯老病添。共惜一朝埋玉樹。正當雙日下珠簾。自慙曾借風雷便。初與魚龍出滯淹。

韓康公挽歌詞三首

熙寧初見築隄沙。曾與千官聽白麻。常棣行中排宰相。〔原註〕公家呼公爲三相公。洛中相公爲六相公。梧桐名上識韓家。〔原註〕京師人呼桐木韓家。以平生事業留青史。一夜塵埃暗碧紗。聞說手栽桃李在。春來應有萬株花。

三台光耀紫微中。康國仍兼萬戶封。有子晨昏長侍膳。〔原註〕公子少卿未嘗出仕。常在左右。誰家兄弟盡登庸。非關庚日曾占鴈。白是辰年併值龍。〔原註〕公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薨。他日凌烟求繪匠。願憑丹筆爲形容。

龍虎常瞻榜上名。識公初向鳳凰城。三千賓客知毛遂。〔原註〕晚登公門最辱知遇。五百人家待晏嬰。〔原註〕公分俸贍族人甚衆。擬看玉書容拔宅。安知金鼎誤垂成。後園履迹今蕪沒。惟有清風伴月明。

呂尙書挽歌詞

禍患相仍涕淚頻。司空墳上草猶新。鵲鴿花萼空餘子。龍馬圖書併失人。〔原註〕孫莘老。李公擇。蔡仲遠。王子維。并公五人。皆以是年卒。

徧歷名藩今始老。長如寒士本非貧。如何一日埋金椀。獨向清時不秉鈞。

蹇翁待制挽歌詞

仕宦聲名四十年。歸心日夜望林泉。文移竟負登山屐。牋記空隨過海船。(原註)上命儒臣草高麗書。獨用公詞。花塢夕陽今逝矣。錦江春色謾依然。傳家況有珠璣在。會向人間月夜圓。

程給事挽歌詞

桃花墳塢土新乾。歎息高才又玉棺。竟逐兩翁談笑盡。空留三老書圖看。異書會見傳吳市。妙斲何知失郢墁。聞說錦囊佳句在。光芒猶伴夜珠寒。

王聖美學士挽歌詞

使君政事與文章。憂患平生亦備嘗。資善故人今白髮。邯鄲一夢已黃粱。田園倚仗千株橘。花萼飄零一樹棠。聞說異書奇字在。不妨分付與諸郎。

魏國太夫人陳氏挽歌詞

門戶同歸太史評。傳芳消息在瑤瓊。鳳銜誥詔從夫貴。龍負圖書識父清。金鴨火銷香自遠。玉匳珠在月空明。也知欲向華胥問。炊盡黃粱夢不成。

五言絕句

送李劭縣令

長官衫色暗。玉雪久甘貧。爲問江西月。如君有幾人。

悼亡二首

門巷雨蕭蕭。黃昏掩寂寥。曲終人不見。花落夢無聊。
燈火夜寥寥。殘香不可招。朱扉寒半掩。金鴨煖全消。

詠史

珠履三千兩。金椎四十斤。阿誰知狗盜。卻解脫田文。

七言絕句

景德寺攷試秋日卽事四首

朝來爽氣雨初乾。喬木陰陰鎖畫寒。深院下簾風不動。夕陽幽鳥傍闌干。
秋聲一夜滿長安。密雨疎風次第寒。幽草落花歸思亂。寂寥終日倚闌干。
西風吹縵一池秋。故殿疎簾半上鉤。滿眼夕陽歸未得。菊花桐葉伴人愁。
看盡斜陽夕未還。夜天如水斷雲閒。玉樓咫尺無人去。月上珠簾第幾間。

又景德再攷試秋日卽事

重來時節又秋深。黃菊香中一炷沈。渾覺去年無限恨。物華人意總如今。

試院夜雨思秦叔仲至呈信道

秋聲秋色總無聊。千里相思鬢欲凋。獨遶曲廊花院閉。夜深燈火雨蕭蕭。

依韻和程給事贈法雲長老重喜

識字如今尙未深。掃廊才悟便能吟。法雲香火修行久。夜半潮聲避梵音。

送俞括知貢州

太守官清著破衫。祇應泉水誤名貪。遙知鴈足書難到。州在衡陽盡「原註」近南。

悼亡八首

索寞還尋靜處行。物華如舊歲華更。綠槐蒼檜曾相識。想見英雄訝瘦生。
深炷爐香淺點茶。午庭愁寂不寒鴉。佳人仙去無消息。腸斷春風一院花。
雲消姑射豐肌盡。雲入陽臺短夢頻。可惜舞衣猶粉黛。不堪歌扇已埃塵。
春遠落花隨水盡。夜深明月向人圓。崑崙欲使知無路。仙苑分明隔洞天。
風月相望也不多。祇應清淺隔天河。欲憑烏鵲傳消息。一度逢秋一度過。
忽地輕紅四散飛。尋常春色未應稀。東風大是無情思。吹落餘香便不歸。
百花流轉逐浮萍。柔質那堪殞妙齡。畫手若能圖列女。玉顏應許上丹青。

淡紅濃紫總銷魂。春恨無人可共論。徙倚暮寒襟袖薄。落花門巷月黃昏。

題李門下江行初雪圖二首

漁翁披得一漁蓑。物色雖幽奈冷何。長怪高宗問霖雨。元來黔首要中和。須知元化仗丹青。移得滄江在畫屏。看取乾坤一般色。可憐長短謾相形。

題王允中至樂堂

顏巷雖貧樂有餘。簞瓢終不換金珠。長安大第連雲起。還有君家此樂無。

傳神詩

富貴從來我自知。商巖霖雨偶愆期。祇應鬚鬢年來改。不及高宗夢裏時。

送陳初道錄

巉巖瘦骨欲成金。雲鎖三茅洞府深。莫遣桃花流水出。等閒應被客相尋。

陶山集卷四

劄子

乞添川浙福建江南等路進士解名劄子

〔原註〕元豐八年

臣伏見諸路州軍解額多寡極有不均。如京東西陝西河東河北五路多是五六人輒取一人。而川浙福建江南往往至五六十人取一人。竊緣士人之盛無如川浙福建江南。今解名極少。不無遺才。其京東等路薦送之數大寬。濫得者衆。臣備員同知貢舉。具見諸路舉人程文。若五路試卷取至中等。僅能滿數。餘路雖中等以上。取或不及。契勘熙寧中更選舉制。自五年以後。諸科不許新人投下文字。卻以諸科解名添充進士解額。今開封府諸科消滅殆盡。見已有解額二百四十人。內除五十人。近准朝旨添撥解發本府進士外。尙餘諸科解額百九十人。及諸路逐次科場諸科漸少。並已增解進士。緣五路進士見今解名極寬。欲乞特詔有司。許將開封諸科所消解額百九十人。并自今諸路消到諸科合增解進士名額。並干川浙福建江南等路舉人至多解名極少州軍量行均撥。所貴五路州軍不至濫取。餘路解名窄狹去處得以兼取。取進止。

乞立武舉解額劄子

臣伏觀朝廷選舉之制雖備而諸路武舉未有解額遇有科場止是兵部牒官文臣自提點刑獄武臣自路分都監以上各保舉一名于兵部類試其間寒素之士或難得知舊論薦往往有妨應舉欲乞令有司立法每遇科場許于逐路轉運司類試量行解發兵部更不牒舉所貴寒素之士得由藝業以公自進取進止。

乞潁州第一劄子

臣昨自官制肇新叨塵侍從迨今首尾已及九年未嘗更歷外任重念臣仕進甚寒羈危少與蒙先皇之識拔荷二聖之保全仰辜休明無所補報矧煩言之可畏亦孤植之易搖願假一麾少圖寸效欲乞除臣知潁州一次伏望聖慈特賜矜允

第二劄子

今月二十四日伏奉聖詔以臣乞知潁州未賜俞允訓辭深厚非臣所能副稱而區區所懷義不敢止者誠以臣更練尙疎踐修未至久編鉅典嘗講多儀猥次成周之天地官實慚太史之牛馬走坐貪榮寵彌歷歲時已負難酬之恩尙踴易退之節敢再干于宸陛願一試于藩維庶宣教條少贖尸素

第三劄子

今月二十七日準尙書省劄子以臣乞知潁州伏奉聖旨依前降詔書不允聖恩深厚未賜矜從而下愚難移輒復有請者實以臣子許國命雖甚輕士人潔身義亦自重矧惟孤進曾乏兼長偶緣遭逢猥致超

越久叨塵于法從深辜負于明時。雖荷并容未加捐棄。粗識盈虛之常數。庶全去就之大方。況復鳬鴈集。不爲之寡多。燕雀飛。無繫于輕重。更叨紫微之選。願成清潁之行。惟仗忠誠。冀回聰聽。

乞明州劄子

臣輒瀝懇誠。上干天聽。臣昨知潁州。伏蒙聖恩就移今任。寄委增重。寵榮至深。非臣所能副稱。重念臣生于東南寒鄉。偏親懷歸。惓惓在念。臣初不敢違有所陳。黽勉從事。迄今已踰半年。稽之昔日。國爾忘家。雖曰公義。而將母來諗。亦容及于私恩。方當二聖臨御。純體仁孝。徇萬物之至情。各獲分願。是臣得以私恩控懇之時。伏望聖慈。特許差臣知明州一次。異日如蒙朝廷別有繫使。自當糜捐。仰圖報效。臣無任。

辭免吏部侍郎劄子

〔原註〕元符三年二月。

臣昨在任。准正月二十九日尙書省劄子。已降告命。授臣試尙書吏部侍郎。今依條交割職分。公事訖。乘遞馬發來赴闕。臣今已至。祇候朝見。聖恩深厚。非臣糜捐所能報稱。竊緣天官之貳。所繫非輕。宜得實才。以副任使。如臣虛屏。已試不效。苟貪榮寵。昧冒而居。恐累聖神知人之明。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蔡州召還上殿劄子二首

〔原註〕元符三年二月。

臣竊惟聖君踐阼。要在正始。正始之道。當自朝廷。朝廷一正。四方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記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蓋用師役。未有不罷者也。燕遊有出而無歸。則縱朝廷有進而無退。則爭。又曰。朝廷之美。濟濟翔翔。所謂濟濟。舜命九官是也。所謂翔翔。翔而後集是也。朝廷之上。公卿大夫如此。可謂美矣。竊

見近時學士大夫。往往競進。務相傾奪。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以忠厚爲重遲。以靜退爲卑弱。相師成風。莫之能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恭惟陛下。憲天聰明。深燭民隱。修明百度。首以人材爲急。而臣逮事神考。元祐補外。迨今一紀。陛下卽政之初。首加識拔。此臣夙夜未知所以論報之方。區區愚忠。不能自己。伏望陛下。慎初謹始。正自朝廷。眷忠厚之臣。擢靜退之士。使躁輕者革心。浮薄者易慮。建用皇極。布宣中和。以熙百志。以凝庶績。以追唐虞三代之治。臣愚不勝願幸。取進止。

臣伏覩陛下。卽政之初。乾清坤夷。玉燭明潤。臣民欣戴。無有遠邇。惟知鼓舞懽呼。恭惟陛下。仁孝恭儉。粹然天成。聖神之姿。人久屬望。加以溫恭好問。學有光明。方將紹承謨烈。以登太平。如臣凡陋。首與收召。臣誠不自揆。願効涓塵之微。竊見神宗皇帝。聰明文思。延登真儒。建立法度。布在四方。以幸天下。後世而元祐之際。輒見詆譏。紹聖以來。又皆稱頌。夫事無當否。一切紛更。國有常刑。固在不赦。然理有損益。不無賡續。惟務稱揚。亦已過矣。爾雅曰。賡。揚續也。夫續前人。不必因前所爲。利則賡之。善者揚焉。是爲善續。詩書所稱。後世詠歎不息是也。若元祐紛更。是知賡之而已。不知有揚之之罪也。紹聖以來。率皆稱美。是知揚之而已。不知賡之之過也。伏願陛下。咨謀人賢。詢攷政事。有賡有揚。以續大前人之光。惟其時物。與其當之爲貴。大中之期。實在今日。惟伏聖神采擇。取進止。

舉臺諫官劄子

（原註）元符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上二十八日。謔以右司諫召。

准元符三年三月初五日。尙書省劄子。奉聖旨。臺諫官員闕甚多。內外兩制以上。可各選舉。合入通判以

上資序朝官。須學問該博。操履端方。德義著聞。明于治體。可任言責三人。密具姓名奏聞。右臣伏覩承議郎、樞密院編修文字、王渙之承議郎、孫諤奉議郎、前太學博士、呂益柔問學該通。行義修飭。兼明治體。守正不回。可任言責。謹錄奏聞。謹奏。

辭免修哲宗皇帝實錄劄子

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准閣門告報。伏蒙聖恩。授臣哲宗皇帝實錄修撰者。聖知益厚。非臣九殞所能報稱。竊念臣昨嘗預修神宗皇帝實錄。以不稱職。擯斥累年。辜負裕陵識擢之恩。已試不效。循愆省謬。慚悔迄今。傷禽驚弦。痛定猶怯。戰蟻奔北。語勇甚慚。私義未安。禮當披懇。伏望天地之造。父母至恩。憐其誠心。非爲僞飾。改求俊乂。免誤使令。所有敕命。不敢祇受。

又尋准尙書省劄子

〔原註〕奉聖旨修史事。先朝已自辯明。更不許辭免。翼日兼修神宗皇帝實錄。

臣伏奉聖詔。以臣辭免哲宗皇帝實錄修撰不允者。天光照融。下監幽隱。蚍蜉有蘊。雖小得伸。竊以泰陵之書。將示無極。摹寫治象。精神爲難。如臣荒蕪。久廢筆硯。文從字順。與年俱衰。揆稱度宜。實不堪可。重念臣頃在紹聖。類雖播遷。中靡他腸。敢懷纖芥。尙懼愆尤。未蓋志行未孚。僉言未諧。〔案〕此下當有脫文。今無從校補。

辭免奉使大遼劄子

竊念臣犬馬之齡。行將六十。艱難末路。血氣日衰。外雖虛僑。中實疲瘁。兼以生長吳越。但諳炎蒸。既未嘗冒大寒。又不任久乘馬。雖欲黽勉。有所不能。川途阻脩。必致疾病。一誤國事。罪悔難逃。伏望恩慈。特賜矜

免。

狀

辭免資善堂修定說文成書賜銀絹狀

今月一日准學士院送到詔書。伏蒙聖恩。以臣修定說文書成。特降獎諭。賜銀絹五十匹兩者。義有未安。雖榮而愧。竊念臣預修字訓。初誤選掄。問學淺微。良淹歲月。偶天與幸。遭值獨深。編摩甫終。已陟嚴近。雖使古之真賢。克生聖世。因時際遇。善建勳庸。受恩若此。未易云報。況如臣愚才劣。于志雖誓。報稱不知所爲。區區一書。何足言者。敢圖聖慈。復有褒賚。仰承明詔。光賁大矣。藏示子孫。永以爲寶。所有銀絹。不敢祇受。

辭免集賢校理狀

〔原註〕元豐二年。初。有御批付中書。陸佃資性明敏。學術瞻博。可除集賢校理。

竊念臣賦材昧陋。涉道淺迂。比蒙聖知。拔自孤遠。講求字訓。參議禮文。歲月既多。無所補報。校讎之職。以待俊良。顧臣無堪。何足以當陛下獎擢之意。所有敕命。不敢祇受。

元豐轉對狀

臣伏覩朝廷所修敕令。實一代之典。必令文簡而該貫之事備。乃可成書。以參先王垂法後世。惟該貫之事備而文簡。則其因革增損離合。與其所以去取之意。別載看詳。雖可攷知。緣頒行之際。止是淨條。而看

詳之文不出。自非有司曉習法令。以其文簡不無疑者。旋稟朝廷。卽成迂滯。若便以意推行。又或不皆當法。欲乞候今編敕書成。布之州郡。并以看詳之文與之。庶幾官吏得知因革增損離合。與其所以去取之由。推行無惑。不至違誤。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宣仁聖烈皇后改御崇政殿受冊狀

〔原註〕內批并詔附元祐二年二月寒食假中。卽入此奏。假開卽聞批付三省。又五日遂降詔。

今月二十日奉敕。〔原註〕節文太皇太后受冊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詳定儀注。而臣愚區區。輒抱螻蟻之誠。有不能自己者。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自同聽斷以來。保護聖躬。裁決萬務。敬天愛人。動懷謙畏。至公至明。度越前古。尙慮臣下未能將明聖意。一切檢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弗加討論。萬一典制闕失。或累聖德。故臣愚區區。輒慕古人事。上篤于愛敬之義。竊見天聖中。翰林學士李維等。嘗上章獻明肅皇后御崇政殿受冊儀注。後雖改御文德緣文德外朝在紫宸垂拱之外。故至今公議猶以維等所定儀注得禮之中。惜其不果施行。方當太皇太后陛下至誠虛心。每事求當。乘此嘉會。或蒙收採。特詔有司改御崇政受冊。一明內外之辨。自我神母垂訓萬世。不勝大幸。況于盛德至仁。有光無損。臣職在禮官。苟有所懷。義當罄竭。不敢輒以愚昧自止。亦冒國恩深厚。思以涓塵求助海嶽。仰瀆聖慈。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貼黃

臣見候假開。卽集禮官依敕。以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詳定儀注。今來所陳。只乞作太皇太后聖意批出。伏

望聖明曲加矜擇。〔原註〕三月二日內批將來受冊有司雖檢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當御文德殿。顧予涼薄。豈敢上比章七日詔祥禪既終。典冊告具。而有司遵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當受冊於文德殿。雖皇帝孝愛之意。務極欽崇。而朝廷損益之文。各從宜稱。仰惟章獻明肅皇后。輔佐真廟。擁祐仁皇。茂業豐功。宜見隆異。顧予涼薄。絕企徽音。稽用舊章。實有慚德。所有將來受冊。可只就崇政殿。

赴江寧府過闕乞朝見狀

臣昨知鄧州。伏奉敕命。就移知江寧府。竊念臣偶遭聖時。久備法從。今路由京闕。伏望聖慈。特許依例朝見。訖前赴新任。臣見迺邇起發。沿路聽候指揮。次伏候敕旨。

赴江寧府乞給假迎侍狀

臣伏蒙聖恩。移知江寧府。竊念臣本貫越州。臣弟傳昨自鄧州侍偏親先歸。契勘越州去江寧府。不至迂遠。欲乞暫給假至鄉里迎省。前赴新任。伏望聖慈。特賜矜允。伏候敕旨。

赴蔡州過闕乞朝見狀

今月十三日。伏奉告命。蒙恩授臣集賢殿修撰。知蔡州。竊念臣一違省曹。十換年籥。身在湖海。神馳闕廷。勤會淮康軍路。由國門出陸。伏望聖慈。特許臣朝見。訖發赴新任。臣不勝惓惓螻蟻之情。見迺邇前至南京以來。聽候指揮。伏候敕旨。

舉進士王昇狀

〔原註〕建中靖國元年。

臣伏見睦州進士王昇。秉義甚高。操行至美。年幾五十。讀書未娶。訪求師友。徒步千里。焚膏繼晷。率常達

旦逮今二紀。杳如一日。衆經羣史。諸子百家。無所不讀。雖佛經道藏。亦皆博極。其事親孝。奉兄悌。喪親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寢食如禮。使推所蘊。更政閱事。必有可觀。方當陛下紹隆聖考。求賢以任。擇善而使。如昇者。宜見收錄。伏望聖慈。特賜詢察。如臣所稱不誣。乞賜檢會。陳師道家素等授官體例。除昇一命處之學校。以勸多士。取進止。

陶山集卷五

議

元豐大裘議

〔原註〕時張璪等皆請服無旒之冕。不被袞。且以黑繒爲裘。獨上此議。

宣德郎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充崇政殿說書詳定郊廟奉祀禮文臣陸佃臣看詳冕服有六而周官弁師云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袞同冕矣故禮記曰郊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又曰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是故大裘不裼此明王服大裘以袞衣襲之也先儒或謂周祀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無旒非是矣蓋古者裘不徒服則其上必皆有衣故曰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素衣麤裘如郊祀徒服大裘則是表裘以見天地表裘不入公門而乃欲以見天地可乎且先王之服冬裘夏葛以適寒暑蓋未有能易之者也郊祀天地有裘無袞則夏祀赤帝與夏至日郊祭地示亦將被裘乎然則王者冬祀昊天上帝中裘而表袞明矣至于夏祀天神地示則去裘服袞以順時序周官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明夏必不衣裘也或曰王被袞以象天此魯禮也臣以爲記曰周之始郊日以至王被袞以象天則豈得以爲魯哉或曰祭天尙質故徒服大裘王被袞則非所以尙質臣以爲謂之尙質則明有所尙而已不皆用質也如蒼璧以禮天黃琮以禮地旂十有二旒龍章設日月此豈用質也哉故曰祭天

掃地而祭焉。于其質而已矣。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旒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夫理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今欲冬至禋祀昊天上帝。服袞被袞。其餘祀天及祀地示。並請服袞去裘。各以其宜服之。如允臣所議。乞賜施行。候敕旨。（原註）元豐四年十月二十日。中書列于奉聖旨依奏。○（案）宋史。佖本傳。神宗問大裘襲袞。佖攷禮以對。神宗悅。用爲詳定郊廟禮文官。卽此議是也。據史云。同列皆侍從。佖獨以光祿丞。居其間。今集中載此議。在元豐四年。佖于二年已爲集賢校理。時轉官已久。足證載筆之誤。又裘字史訛作裘。諸本並沿誤。

元祐大裘議

朝奉郎、試尙書禮部侍郎、充實錄修撰、陸佃、檢會禮部奏。元豐新禮。皇帝祀天。服大裘。雖用黑羔皮爲之。仍作短袍樣制。襲于袞衣之下。與袞服同冕。慮于禮典未合。乞下禮部太常寺討論改正者。佃謹按禮記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又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大裘襲可知。襲從衣。從龍。亦或從龍。龍也。則大裘襲袞可知。大裘襲袞。則與袞同冕。亦可知。故郊特牲曰。王被裘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而周官亦曰。弁師掌王之五冕。王服有六。而弁師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袞同冕。明矣。據此。王冬祀昊天上帝。被大裘。服袞。戴冕璪。十有二旒。經證甚明。無足疑者。今何禮部申述以爲有可疑者。八緣事。無實質。豈可以一人之私疑。而欲改易大禮。又況看詳。並無可疑者。具下項。

一、何禮部云。謹按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而司服實有六冕。所謂大裘而冕。袞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是也。又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袞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事。旣云袞冕。復云袞冕。

則是裘袞各有冕。不得大裘與袞同冕。然弁師止有五冕。蓋其職以旒玉爲主。而大裘之冕無旒。故不聯數。此其可疑者一也。○看詳。周官司服掌王六服。卽無六冕之正文。而弁師云掌王之五冕。則是大裘與袞同冕。若謂大裘之冕無旒。故不聯數。緣無旒之冕。其說始于鄭氏。實不經見。而鄭氏言蓋無旒。亦自以爲疑。則冕止于五可知。又鄭氏謂大夫亦服無旒之冕。今王祭天而與大夫之冕同。則人儼然望之。亦何以示尊卑之別哉。節服氏云。袞冕六人。惟王之太常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蓋大裘而冕。謂之裘冕。非大裘而冕。謂之袞冕。則袞冕必服袞。袞冕不必裘。今特言裘冕者。主冬至而言之。此無可疑者一也。一。何禮部云。王有六服。后亦有六服。王之服自袞冕而下。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子男。以至大夫士之服。皆以降一等爲尊卑之別。王所以異于公者。止有一裘冕耳。今乃云裘與袞同冕。當以袞襲之。裘旣無冕。又襲于袞。則是裘爲裏。袞爲表。凡所以謂之服章者。蓋以章明貴賤之等。以表于外而已。今中裘而表袞。則人儼然望之。何以示裘袞之別。是大裘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司裘何得云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何得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此其可疑者二也。○看詳。王有六服。后亦有六服。王之冕五后之首飾三。則六服不必六冕。王之所以異于公者。自以五采纁十有二就。五采玉十有二玉。而公三采九就。九玉。則袞服雖一。而旒玉不同。此正所以章明貴賤也。豈得分袞冕裘冕。而後爲異哉。若謂中裘而表袞。無以示裘袞之別。緣凡衣必有領焉。以表于外。如繡黼丹朱中衣是也。何患裘袞之無別哉。此無可疑者二也。

一何禮部云。夫冬裘夏葛。以適寒暑。非有甚難知之理也。古人雖質。不應以裘爲夏服。但禮文殘缺。無以言之。然亦可以理求也。如韍字從韋。或從糸。記曰。有虞氏服韍。易曰。朱紱方來。是從韋則冬服。從糸則夏服。必矣。如韋弁服。先儒解者云。以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或曰。蓋韍布爲衣而素裳。二說非相戾也。是亦順寒燠而已。雖屨亦然。士冠禮曰。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以此推之。則冬用大裘。至于當暑不害其同色。繒爲之也。若曰夏祀天神。宜袞而已。則袞乃饗先王之服。非祀五帝所用。其祭地祇之服。卽不見于經。故曰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饗先王則袞冕。此其可疑者三也。○看詳。大裘冬服也。冬日至。然後服以祀天。若夏祀天。則惟袞而已。其祭地蓋亦如之。故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先儒謂崑崙神州。亦服大裘。謹按司裘曰。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則祀地不服大裘。祀地不服大裘。則以夏日至。不可服裘。故也。今謂大裘當暑。欲以同色繒爲之。又謂祭地之服。不見于經。然則欲以同色繒爲之。豈見于經哉。兼與所引屨弁不同。緣裘之名施于冬而已。又經曰。王被袞以象天。則袞正祭天之服。饗先王則袞冕云者。是以祭天之服。饗先王。豈可執云。袞乃饗先王之服。非祀五帝所用。此無可疑者三也。一何禮部云。記曰。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若謂裘上被袞。以被爲襲。故引以爲據。則家語亦有此文。但易袞爲裘。曰被袞象天。又此一節。正與周禮不同。何者。周禮祭天。圓丘以冬日至。此云郊用辛。則冬至不常在辛。是日不同。周禮玉路以祀。此云乘素車。是車不同。周禮蒼璧禮天。牲幣做器之色。此云牲用騂。是牲不同。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饗先王則袞冕。此云郊祭之日。王

被袞以象天。是服不同。然鄭玄以爲魯禮。王肅以爲周禮。若以爲魯禮。卽不當言被袞。若以爲周禮。則郊用辛。乘素車。牲用騂。有所不合。此其可疑者四也。○看詳。郊之用辛。自上辛之郊。所謂啓蟄而郊者是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之郊。所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者是也。故先儒曰。謂之始者。對建寅之月。祈穀之郊爲始。據此非日不同。又周禮乘玉路。而此乘素車者。蓋冬服大裘。故乘素車。皆以象冬反本之時。餘郊則服袞而已。故乘玉路。故郊問上言服大裘。下言乘素車。同是冬時。據此非車不同。又牛人曰。凡祭祀共其饗牛。求牛。饗牛。蓋饗神之牛也。求牛。蓋求神之牛也。牧人曰。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蓋求神之牲也。大宗伯曰。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皆有牲幣。各倣其器之色。此饗之牲也。然則蒼犢所以祀天。騂犢所以求之。故先儒謂天神中非直有升壇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也。地示非直瘞埋中有玉帛牲。亦兼有禮神玉帛牲也。據此非牲不同。由是言之。被袞服袞無疑。又非服之不同。此無可疑者四也。

一何禮部云。郊特牲之文。大槩與家語同。家語曰。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張融所引家語。復異于是。曰。臨燔柴脫袞冕。著大裘。象天。據此或言脫袞。或云脫袞冕。著大裘。又以袞與冕皆脫。然後著裘。則是裘袞無同冕兼服之理。今以二服合而爲一。此其可疑者五也。○看詳。家語之文。或云脫裘服袞。或云脫袞冕服大裘。雖古今不同。然張融所引本曰。臨燔柴脫袞冕。著大裘。則未臨燔柴。止服袞冕。既臨燔柴。則脫袞冕。著大裘。所謂著大裘者。豈可以徒服乎。必復加以袞。且郊問曰。

既至泰壇。脫袞衣服。裘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今欲取脫袞服裘。而捨戴冕璪十有二旒之文。而取無旒之冕。何也。由此觀之。袞裘不害于同冕。而兼服此。無可疑者五也。

一、何禮部云。周禮祭服以衣名冕。則曰裘冕。袞冕。皆衣在上。冕在下。象上古先有衣。後有冕也。朝燕之服。以弁名衣。則曰皮弁服。冠弁服。皆弁在上。服在下。餘服既輕。舉首爲重也。皮弁服之下。有狐白裘。冠弁服之下。有黑羔裘。若大裘非上服。何爲獨以衣名冕。若狐裘。羔裘。非下服。則皮弁冠弁。何爲俱以弁名衣。蓋羔狐之裘。褻故以衣楊之。鄭氏曰。袒而有衣。曰楊。必覆之者。裘褻也。惟犬羊之裘不楊。大裘不袒。彼以賤此以尙質故也。凡裘上有衣。謂之楊。楊上有衣。謂之襲者。裘上重二衣也。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楊之。羔裘。緇衣以楊之。麕裘。素衣以楊之。狐裘。黃衣以楊之。詩曰。錦衣狐裘。論語曰。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皆據楊衣爲言也。楊衣與裘同色。襲衣與楊衣同色。若狐白裘。以白錦衣爲楊。則以皮弁服爲襲。黑羔裘以緇衣爲楊。則以冠弁服爲襲。麕裘以素衣爲楊。則以諸侯視朔服爲襲。狐裘以黃衣爲楊。則以大蜡服爲襲。襲皆朝祭之上服也。大裘則天子吉服之最上。謂之大。若大圭大路之比。是裘之在表者。服以祀天示質也。記曰。大裘不楊。說者曰。無別衣以楊之。蓋他服之裘褻。故表裘不入公門。事天所以報本而復始。非表裘無以見至誠也。夫因其自然之謂質。祭天因物之自然者也。以文則離其本矣。故兆爲圓丘。因高之自然也。掃地而祭。因下之自然也。器用陶匏。因性之自然也。至于服。豈不因裘之自然。或宜其露質見素。不爲表襮。而冕亦無旒。聖人用是以饗上帝。所謂至恭無文。大事不崇曲敬也。何必假他以藩飾。

之乎。今云大裘以袞襲之。似非禮意。此其可疑者六也。○看詳。古者裼襲一衣而已。被裘而覆之。則曰襲。袒而露裘之美。則曰裼。故傳曰。裼袒也。又曰。裼左袒也。蓋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亦以襲之。羔裘麕裘其裼襲皆倣此。記曰。凡斂者袒。遷尸者襲。據此。袒無別衣以袒之。則裼無別衣以裼之明矣。先儒以爲裘上有裼衣。裼上有襲衣。襲衣之上又有正服。不知何所據而言。然鄭氏注禮。雖曰詩云衣錦褻衣。裳錦褻裳。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白狐之上衣皮弁服與。與者疑辭也。鄭氏以無正文言之。猶不果。先儒遂以謂凡裘皆有裼衣。裼衣之上皆有襲衣。襲衣之上又皆有正服。誤矣。謹按中庸曰。衣錦尙絀。惡其文之著也。據此。是惟錦衣爲有上衣。若緇衣素衣黃衣。則何所爲而尙絀。其無上衣亦明矣。故佃以爲羔裘以緇衣爲裼。卽以爲襲。麕裘以素衣爲裼。卽以爲襲。狐裘以黃衣爲裼。卽以爲襲。故孔子一言而盡曰。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蓋非專爲裼言之也。今何禮部稱若狐白裘以白錦衣爲裼。則以皮弁服爲襲。黑羔裘以緇衣爲裼。則以冠弁服爲襲。麕裘以素衣爲裼。則以諸侯視朔服爲襲。狐裘以黃衣爲裼。則以大蜡服爲襲。按鄭氏謂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則所謂緇衣羔裘是也。羔裘上旣以緇衣爲裼。緇衣上又以緇衣爲襲。此何謂也。且黃衣狐裘。息民之服也。皮弁素服蜡服也。郊特牲曰。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先儒謂服此以祭蜡。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先儒謂服此以祭臘。今曰狐裘以黃衣爲裼。卽以大蜡服爲襲。則何以分蜡與臘。若以謂中裘而表袞。無以示裘袞之別。今欲內黃衣而外皮弁服。亦何以示黃衣與皮弁服之別。若以謂露見裼衣。謂之見美。則緇衣之下又見緇衣。何美之有。然則所謂裘之

楊也。楊裘而已。其襲也。覆之而已。大裘不楊。則非袞而何。此無可疑者六也。

一何禮部云。且襲者對楊之名。禮未有不楊而徒襲者。禮曰。執玉有藉者則楊。無藉者則襲。又曰。楊襲不相因。是行禮之時。有楊必有襲也。以衣服言之。則裘上一重爲楊。故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楊之。上當被袞。宜曰。以龍衣楊之而已。禮有楊裘。襲裘。記曰。裘之楊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無事則楊。弗敢充也。開襲衣而露楊衣。不曰見美乎。揜襲衣而不露楊衣。不曰充美乎。是裘上重二衣爲襲也。大裘本不楊。鄭志乃云。裘上有玄衣。與裘同色。蓋趙商之徒。以會爲說。不與經合。故前奏所不取。今又以一衣爲襲。似于名亦未正。此其可疑者七也。○看詳。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楊。則明大裘不楊而襲。故曰。裘之襲也。充美也。鄭氏謂大裘之上有玄衣。據此。雖不知祀天。覆裘以袞。然尙知大裘不可徒服。必有玄衣以覆之。又疏云。禮不盛。服不充者。充猶襲也。服襲是充美于內。惟盛禮乃然。大裘不楊者。證禮盛。服充之時也。若以謂大裘。則天子之吉服最上。是裘之在表者。服以祀天。示質。不惟于經大裘不楊之義有害。亦于先儒之說不合。又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注云。尸尊疏云。尸主尊位無敬于下。故襲也。節服氏曰。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注云。裘冕者。從尸服也。疏云。服與王同大裘。節服氏亦大裘。夫尸服大裘而襲。則王服大裘而襲。亦可知。今以爲大裘。則天子之吉服最上。是裘之在表者。以祀天。示質。不惟于經。是故尸襲之義有害。亦于先儒之說不合。又禮所謂見美者。露裘之美。使見于外。充美者。覆裘之美。使充于內。若謂開襲衣而露楊衣爲見美。揜襲衣而不露楊衣爲充美。則是露揜反在楊

衣不在裘。與玉藻所謂裘之裼也。見美也之言。有害。若謂至恭無文。大事不崇曲敬。大裘不必假他衣以藩飾之。緣裘褻不可徒服。故被以袞。又非借袞以爲藩飾。此無可疑者。七也。

一何禮部云。襲古文作𦘒。蓋用兵因其不備而揜之。曰𦘒。若裘上以重衣揜之。亦曰𦘒。故從習。有因習之義。從戈。有揜覆之意。篆文從龍。從衣。許慎曰。從衣。𦘒省聲。籀文不省。然今之襲字。雖從龍。其義本出于重沓而已。蓋龍者。𦘒之省也。如曾子襲裘而弔。又衣一稱。亦謂之襲。大要以重沓爲義。今或云于文龍衣爲襲。此其可疑者。八也。○看詳。襲于文從𦘒。𦘒二龍也。蓋袞之象。亦或從龍。龍亦袞之象也。若止謂有沓之意。何不從沓而從𦘒也。又謂衣一稱。亦謂之襲。大要以重爲義。蓋裘上有衣。是亦爲重。此無可疑者。八也。一何禮部看詳。古者四命以上。齋祭異冠。齋服降祭服一等。諸侯自祭不得伸上服。皆用玄冕。則其齋亦以玄冠。故記曰。齋之玄也。以陰幽思也。以天子之祭爲言。若羣小祀以玄冕。祭則玄冠。齋社稷五祀以希冕。祭則玄冠。齋四望山川以毳冕。祭則希冕。齋先公以鷩冕。祭則毳冕。齋先生以袞冕。祭則鷩冕。齋昊天上帝五帝以裘冕。祭則袞冕。齋故鄭氏云。王齋服。服袞冕。是袞冕者。祀天之齋服也。然齋路比之祀路。亦降一等。玉路以祀。金路以齋。後漢顯宗初。服日月星辰十二章。以祀天地。自魏以來。皆用袞服。是又以齋服祭天。梁陸瑋深詆其謬。以謂祭天猶在掃地之質。而服章獨取黼黻爲文。于義不可。謂依古更制。大裘以黑繒爲之。其制式如裘。隋以黑皮爲裘。取同色繒爲領袖。其裳用纁。而無章飾。唐則繒表黑羔皮爲緣。開寶通禮。祀圓丘。鸞駕出宮。皇帝服袞冕入行宮。祀日未明一刻。皇帝服袞冕。至大次。質明。改服大裘。而

冕出次至此始復用袞冕爲齋服。袞冕爲祭服。兼與張融所引家語云。臨燔柴脫袞服大裘。象天。其義相合。所以本局前奏乞依開元禮。開寶通禮。鸞駕出宮以至大次。竝服袞冕。至園丘行事。則脫袞服。袞庶得禮意。今與陸學士所見不同。謹攷據經義在前。須至申請。○看詳。周禮曰。共齋服。則有玄端。素端。禮記曰。玄冕。齋戒。又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齋冠也。又曰。古者冠布。齋則緇之。大戴禮。荀子。又皆曰。端衣玄裳。綯而乘輅者。志不在于食葷也。據此。齋服大則玄冕。次則玄冠而已。其衣皆玄端也。故曰。齋玄而養。又曰。齋之用玄也。以陰幽思也。今謂祭天用袞冕爲齋服。袞冕爲祭服。此乃襲先儒之謬誤。不惟不見于經。而又與以陰幽思之義相反矣。古者狐青裘。則豹褱。麕裘。則青犴褱。羔裘。則豹飾。未聞以同色繒爲褱領也。欲以黑羔皮爲裘。取同色繒爲領褱。無所經據。又古者惟衣有裳。未聞徒裘而有裳者。今欲爲大裘之裳。繡色而無章飾。亦無經據。且後漢顯宗初。服日月星辰十二章。以祀天地。自魏以來。皆用袞服。則漢魏祭天。嘗服袞矣。雖無大裘。未能盡合禮固未嘗有表裘而祭者也。且裘內服與袍同。又與絺綌同。袍褱必有以表之。經曰。袍必有表。不禪是也。絺綌褱亦必有以表之。傳曰。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是也。裘褱亦必有以表之。故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氏謂必覆之者。裘褱故也。夫裘褱矣。而欲禪以祭天。以明示質。則是欲杖衣以見上帝。祀天雖云尙質。何至于此。且云尙質。則有所尙而已。不皆用質也。兼裘內服也。安得有裳。昨禮文局建議。皇帝祀天。園丘脫袞被裘。服無旒之冕。但以經傳參攷。謂裘不可徒服。當被以袞。戴冕。璫十有二旒。與何檢討所見不同。先帝詔從佾議。當時詳定衆官。亦別無

異同。竊緣郊邱大事。又嘗經先帝聖裁。兼親郊已曾服裘被袞。難以一人之私疑。輒議輕改。合依元豐新禮施行。候指揮。

陶山集卷六

議

廟制議

臺門。○周書曰：太廟路寢，明堂應門，庫臺。注：謂門者皆有臺，于庫門見之，從可知也。臣謹按爾雅曰：閼，謂之門，正門，謂之應門，隄爲舍人曰：閼，廟門也。應門南向大門，明堂位曰：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然則太廟明堂同制，大門謂之應門，蓋築臺爲屋于其上。禮記曰：天子諸侯臺門，有以高爲貴也。又曰：臺門而旅屏，大夫之僭禮也。正義曰：兩邊起土臺，臺上架屋，謂之臺門。

玄闔。○周書曰：應門，庫臺，玄闔。注：謂以黑石爲門階也。提唐。○周書曰：太廟提唐。注：謂唐中庭道，提謂爲高之也。臣謹按攷工記曰：堂塗十有二分。注：謂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爲峻也。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詩曰：中唐有甃。注：謂中中庭也。唐，堂塗也。據此中唐有甃，謂中庭道，則庭外廟中之路，提使少高而已，弗甃也。疏屏。○明堂位曰：太廟疏屏。注：謂疏，今浮思也。刻之雲氣蟲獸。若今闕上爲之矣。疏曰：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臣竊謂疏屏，蓋謂疏其上也。尙書大傳曰：諸侯疏序。注：謂序牆也。于上爲疏，疏牕也。謹按義訓曰：交牕謂之牕，牕牕謂之疏。鄭氏謂刻爲雲氣蟲獸誤矣。四門。○家語曰：孔子觀

乎明堂。視四門墉。有堯桀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臣竊謂宗廟與明堂同制。則廟亦四墉。有門。其南曰闕。三面謂之闈。故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古大明堂之禮。膳夫氏相禮。日昃出西闈。日闌出北闈。知宗廟之門四也。

九階。○攷工記曰。世室九階。注謂南面三。三面各二。疏曰。明堂位曰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以此知南面三階也。大射禮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禮記云。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又曰。升自東階。以此知三面各二。

左城。○蹴鞠者。傳曰。黃帝所作。王者宮中必左城而右平。薛綜曰。城限也。謂階齒也。天子殿高九尺。階九齒。各爲九級。其側階各中分。左有齒。右則陂陀平之。

玄陛。○周書曰。太廟內階。玄階。注謂以黑石爲階。臣竊謂內猶中也。南面三階。其中階之陛。以黑石爲之。重屋。○周書曰。太廟重亢。注謂重亢累棟也。

復格。○周書曰。太廟復格。注謂復格累芝栭也。臣謹按芝栭。山栭也。方小木爲之。爾雅曰。開謂之栭。栭謂之竈。注栭構也。疏曰。構一名栭。字林云。栭柱上方木也。櫨謂斗栱。又明堂位曰。山竈藻栭。天子之廟飾也。鄭氏謂山節刻栭。盧爲山也。藻栭。畫侏儒柱。爲藻文也。禮器曰。管仲山竈藻栭。君子以爲濫矣。鄭氏謂大夫無畫山藻之飾。然則山竈刻而畫之。天子廟飾重焉。

黑楹。○明堂位曰。太廟刮楹。注謂刮摩也。疏謂以密石摩柱。廣雅曰。天子諸侯廟。黝堊。大夫蒼。士黹。臣看

詳說者。據爾雅以爲牆謂之墜。地謂之黝。按莊子郢人仰塗墜墁其鼻。則不特牆謂之墜。又穀梁曰。天子諸侯黝墜。大夫蒼士黹。丹楹。非禮也。按此刮楹。亦以黑白飾之。故春秋正義曰。禮楹。天子諸侯黝墜。徐邈云。黝。黑柱也。然則黑柱以白畫之。

丹桷。○尙書大傳曰。天子之桷。斲之礪之。加密石焉。注謂礪礪也。密石砥之也。漢書解詁曰。桷。椽也。諸侯丹桷。以丹色也。臣竊謂宗廟丹桷。禮也。刻桷。非禮也。穀梁曰。楹。天子諸侯黝墜。據此。諸侯丹桷。則天子桷丹可知也。飾礪。○尙書大傳曰。士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謂石材柱下礪也。石承。當柱下而已。不外出爲飾。臣看詳士大夫石材。外出爲飾。則天子諸侯。柱礪飾之。從可知矣。

達鄉。○明堂位曰。太廟達鄉。注謂鄉。牖屬。謂夾戶牖也。博雅曰。牖。牖闕也。臣謹按攷工記曰。四旁兩夾牖。謂于重屋四旁而各兩牖。以納日月之明。所謂達鄉。而鄭氏以謂每室四戶八牖。非是也。說文曰。在屋曰牖。在牆曰牖。則牖在屋明矣。

交牖。○義訓曰。樞牖謂之疏。交牖謂之牖。臣謹按說文曰。牖。穿壁交木爲牖也。儀禮曰。司宮闔戶牖。則牖蓋交木爲之。可以開闔。已祭則閉焉。

藻井。○周書曰。太廟旅楹。春常畫旅。注謂常累系也。春常謂藻井之飾也。言皆畫列柱爲文。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厭火。

賁墉。○尙書大傳曰。天子賁墉。諸侯疏厚。注謂賁大也。牆謂之墉。大牆正直之牆。不衰殺其上。臣竊謂廟

垣謂之牆。今其外繞牆也。承室之牆曰墉。儀禮或曰北墉下。或曰西牆下。墉與牆異。明矣。牆蓋衰殺其上。攷工記曰。困窮倉城。逆牆六分。注謂逆猶卻也。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爲綯。

設移。○周書曰。太廟設移。注謂承屋曰移。臣謹按爾雅曰。連謂之移。注謂堂樓閣邊小屋。博雅曰。宮室相連謂之移。蓋天子宗廟重廊。故于堂邊設移屋連之。詩曰。繹繹寢廟。繹繹連也。

重廊。○周書曰。太廟重廊。注謂重廊累屋也。臣謹按古曰廊廟。廟之有廊明矣。

山牆。○周書曰。太廟山牆。注謂牆畫山雲。臣謹按子貢曰。譬之宮牆。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其脩之數。

右臣謹按。周禮匠人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氏謂世室宗廟也。重屋王宮正堂。若大寢也。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明其同制。周書亦曰。太廟路寢。明堂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復格藻井。設移旅楹。內階。玄陛。提唐。山牆。臺門。玄闔。則三者同制明矣。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而月令仲夏。天子居明堂。太廟先儒謂明堂制與廟同。亦曰太廟也。然則天子太廟五室。士室在中。大于四室。故謂之大室。書曰。王入大室。裸是也。其左爲東房。其右爲西房。皆南戶。而木室在東北。火室在東南。金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木室東戶。火室南戶。金室西戶。水室北戶。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傳謂或西其戶。而家語又曰。賜觀太廟之堂。未既還瞻。北闔皆斷。西戶謂金室。北戶謂水室也。四室中夾室。劉熙釋名。

曰房旁也。在堂兩旁也。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夾室皆有前堂。謂之廂。爾雅所謂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而覲禮云。几俟于東廂是也。說者謂天子宗廟無廂夾。不已誤乎。其四中則南曰明堂。北曰玄堂。東曰青陽。西曰總章。月令所謂春居青陽太廟。夏居明堂太廟。秋居總章太廟。冬居玄堂太廟。孟月居左个。季月居右个。是也。至于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而還適路寢居門終月。鄭氏謂于文王在門。謂之閏。則太廟象先王平生所居。與明堂路寢同制。五室十有二堂。理宜然也。或曰宗廟與路寢明堂制同。則上有五室。不得有房。又惑矣。按書路寢實有東房。西房。東夾。西夾。而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則魯用天子禮樂。太廟如明堂制。而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君袞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則太廟路寢明堂有房明矣。今先所圖上廟制。欲以八廟約少牢。大夫宗廟爲之。雖增四阿重檐。山節藻梲。堂九尺。階九等。略應王禮。然未有五室。九階。臺門。玄闔。內階。玄陛。山牆。黃墉。重廊。累棟。復格。設移。四門。達鄉。黑楹。丹楹。藻井之制。又以房爲堂。且謂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夫堂與房異著矣。安有爲房而無北壁者哉。至于饔饔又在廟中西堂下。凡皆所未盡也。說者謂饔饔在西堂下。逼西壁爲之。夫饔饔置于廟中。理不安矣。況欲逼宗廟西壁爲之乎。說者或謂西壁。謂西牆也。按儀禮有曰西牆。有曰西壁。則壁與牆異。以臣攷之。特牲饋食曰。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主婦視饔饔于西堂下。蓋堂謂門側之堂。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匠人曰。門堂三之一。古者饔饔在廟門外。或在東。或在西。故饔饔在廟門外之西堂下。少牢饋食云。饔饔在門東南北上。廩饔在饔饔之北。特牲饋食云。牲饔在廟門外。東南。魚腊

麤在南。皆西面。館麤在西壁。士虞禮曰。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麤亞之。北上。館麤在東壁。西面。由是觀之。館麤在廟門外之西堂下。逼西壁爲之。明矣。故曰館麤在西壁。又曰主婦視館麤于西堂下。臣稽攷載籍。廟與路寢明堂同制。雖具其凡如右。然其脩廣之度。匠人以爲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凡室二筵。謂之凡室二筵。則太室大矣。太廟五室。十有二堂。太室又大。則廣九筵。脩七筵。不能容之。按匠人市朝一夫。鄭氏謂方各百步。則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亦謂南北各六十三尺。東西各八十一尺歟。且古者寢不踰廟。燕衣不踰祭服。而宣王考室之詩曰。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則先王宮室。其輪奐至矣。又曰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噲噲大聲也。噦噦小聲也。言其閎深。可以答響。豈與大夫之陋同日而語。又況後王彌文。積隆以至。于今也。然則天子廟飾。雖古制殘缺。不可盡見。而今亦有不可盡如古者。要之攷先王。度當世。與時宜之而已。其前代載籍所傳不具。與其後世未之有。法可以道揆。禮可以義起。使華副實稱。昭明垂之百世。取度于身。實在聖衷。如允臣所議。乞參校舊圖。擇其善者。以聖訓裁之。

昭穆議（原註）圖併
劄子附

宣德郎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充崇政殿說書詳定郊廟奉祀禮文臣陸佃臣伏覩中書省批送下張璪何洵直所論宗廟昭穆欲以宣祖爲昭翼祖爲穆眞宗爲昭太祖太宗爲穆英宗爲昭仁宗爲穆尊卑失序非禮意也竊謂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謹按祭法曰去祧爲壇去壇爲墀議者以爲壇立于右墀

立于左。臣以周制言之。太王親盡去右壇爲墀。王季親盡去左祧爲壇。左右遷徙無嫌。則洵直謂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左者不可遷于右。右者不可遷于左之說。非矣。璫謂四時常祀。各于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于文王。及乎合食于祖。則王季文王更爲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臣竊以爲古者合食。毀廟之主。有不皆祫者。則璫之說非矣。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干者。預也。言大夫上本無祫祭。惟其有功。善于其君。進使干祫。則毀廟之主。不皆合食。特自高祖而已。假令大夫昭穆。以世次計。曾祖適爲昭。高祖適爲穆。父適爲昭。祖適爲穆。同時合食。則將偶坐而相臨。義不得以卑而踰尊。則璫等將令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乎。如此。則曾祖居尊。高祖居卑。父居尊。祖居卑矣。非所謂父昭子穆。昭以明下。穆以恭上之義。許慎曰。父爲昭。南面。子爲穆。北面。大夫干祫。若使曾祖復爲昭。高祖更爲穆。則是子爲昭。南面。父爲穆。北面。大傳曰。旁治兄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則是生而居處同堂合食。亦序昭穆。假令甲于上世之次爲穆。今同堂合食。實屬父行。乙于上世之次爲昭。今同堂合食。實屬子行。而偶坐相臨。則甲宜爲昭。乙宜爲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復令甲居右穆。乙居左昭。案同堂父子合食之序乎。璫又謂旣爲昭矣。又有時而爲穆。是亂昭穆之名。臣竊以爲昭穆父子之號耳。苟爲昭者。不復爲穆。爲穆者。不復爲昭。則是昔嘗事父爲之子者。今雖有子。不得爲父。苟復爲父。則以爲是亂父子之名。可乎。祭法曰。天子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有二祧焉。則天子立廟自親始矣。初立考廟。于是立王考廟。其次立皇考廟。又其次立顯考廟。猶以爲未也。于是立二祧焉。與太祖之廟而七。顯

考廟、王考廟、與左祧爲昭。皇考廟、考廟、與右祧爲穆。所謂三昭三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爲昭。文王爲穆。則武王爲父。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故臣竊謂八廟之制。當以僖祖居中。翼祖爲昭。宣祖爲穆。太祖太宗爲昭。眞宗爲穆。仁宗入王考廟爲昭。英宗入考廟爲穆。是爲父昭子穆。稱情順理。尊卑協序。而議者蔽于所見。與臣未同。伏乞斷自聖學。一正羣議。不勝幸甚。

宣祖昭廟。

眞宗昭廟。

英宗昭廟。

僖祖祖廟。

貼黃據此子乃爲昭。父更爲穆。

翼祖穆廟。

太祖太宗穆廟。

仁宗穆廟。

右張璪等所定圖。

翼祖昭廟。

太祖太宗昭廟。

仁宗昭廟。

僖祖祖廟。

貼黃是謂父昭子穆。

宣祖穆廟。

眞宗穆廟。

英宗穆廟。

右臣佃所定圖。

臣竊觀陛下創法立制。必先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師成于一心。務使仁協義稱。後世無得而議。堯言禹度。影在四方。又將大新八廟。泰然不疑。以齊三代盛王所以隆祖親考之意。然而昭穆之次。議者與臣未侔。而臣區區愚忠。偶懷單見。不敢輒止。謹上八廟昭穆異同。并條次嘗所答述者。乞賜折諸聖學。垂法萬世。

取進止。

元符祫廟議

準元符三年五月四日敕中書省、尙書省、送到禮部狀、據太常寺狀、本寺稽參典禮、竊以爲哲宗皇帝升祔宜于太廟殿增一室、本部看詳合降指揮、令侍從宮并祕書省長貳集議、三省同奉聖旨、依告報逐官集于本部尙書廳參議聞奏。

右臣謹按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記所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恭惟國朝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于典禮、將來哲宗皇帝祔廟、于序爲穆、則合遷宣祖爲允、蓋哲宗皇帝之于神宗、正如唐敬宗之于穆宗、當以廟世數之、今祔廟不入世數、則與宣祖爲八世、是四昭四穆、古所無也。

廟祭議

臣倣古度、今詳定八廟之祭、廟各三獻、同日而畢、蓋約其禮、務爲可行、欲以施于春祀而已、至于夏禘、秋嘗、冬烝、當如古制、合食于祖、蓋古有宗廟之事、一日而畢、至于祫祭、餘祀廟各一日、少牢饋食、禮曰、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則是丁亥一日、纔祭祖妣而已、賈公彥謂大夫三廟、少牢筮日、止于丁亥、則明祭無尊卑、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畢、誤矣、蓋祭祀卜日、卜其首日而已、若大夫丁亥有事于祖廟、則其昭廟以戊子祭、穆廟以己丑祭、理宜然也、且大夫室事不祿、又無朝踐之事、其禮固略矣、然而薦

腥饋熟品其籩豆奉其尊彝修其簠簋遷其鼎俎陳其巾冪升降進退侑尸獻酬賓主百拜餽徹之序品節衆多假令逮闇而祭繼之以燭奔走趨事三廟一日而徧則雖有強力之人不能支矣又況天子禮具樂備品節之多乎然則先王之時各祀其廟無有一日而畢者也謹按王制曰天子禘祫祫祫祫祫祫諸侯禘祫祫祫一祫一祫嘗祫祫祫鄭氏謂天子言禘祫諸侯言禘祫互明其文則天子言祫嘗祫祫祫諸侯言嘗祫祫祫亦互明而已也然則古者天子七廟四時之祭春祠各于其廟而夏禘秋嘗冬烝則三昭三穆皆升合食于祖故周旅酬六尸而仲尼燕居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若夫諸侯春亦禘祫烝嘗皆祫于祖而禘則一年禘一年祫下天子也明堂位曰夏禘秋嘗冬烝天子之祭也夫禘祠烝嘗諸侯類有之今魯更以爲王禮又不言春祠者春祠特祭天子諸侯同故也其夏禘秋嘗冬烝則天子與諸侯異故曰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又曰禘一禘一祫由是觀之雖周春祠特祭而三時亦祫非特夏商之制雖然天子時祫纔及未毀廟之主而已至于三年一祫于是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故謂之大祫言大以有小故也按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穀梁亦謂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蓋著猶別也三年一祫大于祫嘗祫嘗秋祭也今魯合祠太廟亦以秋祫故言大以別之也且天子七廟日祭月祀各就其廟三時皆合食于祖其毀廟之主則三年然後大祫亦禮之殺也由是觀之先王之祭有祫又有大祫明矣此自漢以來論者未之知也陛下聖學高妙德蹈堯禹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復千歲之墜典實在聖時今欲八

廟既立春祠。各就其廟。而夏禘、秋嘗、冬烝。皆升合食于祖。既應典禮。又與舊儀四時八室並饗。少近獨爲合古之制。宜若可行。亦其七廟之主會于祖廟。委蛇從祀。優而不迫。盛禮大樂。得以備舉。如允臣所議。乞下有司。參定儀注。施行。

陶山集卷七

表

謝資善堂修定說文書成賜銀絹表

臣某言。近以臣修定說文書成。伏蒙聖恩。特賜銀絹。尋具狀奏聞。不敢祇受。伏奉聖旨。不許辭免者。鉛黃初具。曾微隻字之奇。銀幣曲加。更誤十行之重。賞踰所藝。愧溢于顏。伏念臣本以下愚。親逢上聖。早玷龍飛之榜。旋居鷺集之班。稍逮陞升。寢蒙器使。一覲清光之邃。屢叨殊寵之榮。恭惟皇帝陛下。獨智泛觀。同仁博施。憲天爲大。濟世用光。夬決明庭。繩難施于農政。汴通溫洛。龜將兆于禹書。式究人文。使新世教。偶逡巡而代匱。姑黽勉以奏成。訓發罔功。匪頒非次。增咸陽之字。幾同揚子之載金。上建光之書。竊陋許沖之賜布。誓堅丹懇。圖稱鴻私。

謝中書舍人表

〔原註〕元豐五年四月。時官制初行。佃與曾鞏同命。方具奏辭免。閣門告報。奉聖旨並不許辭。佃與鞏皆就職。〔案〕宋史神宗紀。及職官志。改正官名。在元豐三年九月。此言元豐五年四月。

官制初行。與史文互異。

伏蒙制命。除授臣依前通直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仍改賜章服者。叨膺殊寵。彌切震驚。伏念臣遭值盛明。獲親文藝。祇知自守。實無他長。每以信書之太專。更成與世而多迂。比緣孤進。獨被聖知。察臣于隱約。

之中擢臣于疎賤之外。方陛下以聖文樂育秀異。而臣濫遊文館。陛下以神武攬御雄俊。而臣濫處武庠。考正書名。多忘闕之陋。詮錄史事。微善敍之能。在苒歲時。費糜廩祿。叨塵踰量。憎嫉寢多。屢招繁言。幾致顛殞。陛下曲加辨察。每賜保全。久享天地之恩。莫効涓埃之補。敢圖瞻矚。更致超踰。拔從經幄之嚴。進直綸閣之重。受恩彌大。圖報益艱。況當陛下董正官名。布新治具。維時在位。思日奏功。體堯舜之其難。迪夏商之用乂。臣敢不持循素學。追跋前修。承問盡論。思之忠。代言希潤色之美。徐收薄效。少副洪私。

辭免給事中表

〔原註〕元豐五年五月。

今月初二日。准閣門告報。伏蒙聖恩。授臣依前通直郎。試給事中。兼侍講者。承命震驚。不遑寧息。竊念臣芻蕘近識。蕪陋淺聞。出于休明。好是朴直。初攀緣于仕路。恥依傍于人門。敢圖遭逢。獨被簡拔。眷憐異甚。稱效缺然。試言之墨。未乾。裁詔之席不暖。亟從綸掖。旋易瑣闥。況當陛下好惡遵王。陟降在帝。宅堯臨之四表。寶禹惜之寸陰。改新官儀。協用彝訓。盛德在夏。爰乘運以對天。爵名從唐。〔案〕章如愚事書考索。神宗喜豐三年八月。遂下詔。肇新官制。九月詳定所上。寄祿格。會明堂禮成。近臣遷秩。即用新制。姑俯身而詢世。法貽千載。選極一時。顧惟量踰。誠已顏厚。敢懷叨竊。復冒寵榮。所有告命。不敢祇受。

謝給事中表

伏蒙聖恩。授臣依前通直郎。試給事中。兼侍講者。寵榮甚渥。塵竊至深。伏念臣爲學寡能。莅官孤進。自愧超踰之速。衆驚遭遇之隆。陛下政無闕失。而臣以論駁爲官。學有光明。而臣以勸講爲職。雖抱蠢愚之極。

固知稱慙之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務兼容。道惟善貸。故無棄物。而有成功。咫尺便近天光。毫髮無非。帝力臣敢不竭誠以處。推理而前。叱雀官倉。彌極嚮公之意。服羔私室。更堅退食之忠。少著微勞。仰裨洪造。庶幾蛇雀之報。不勝犬馬之情。

謝賜對衣金帶表

伏蒙聖恩。授臣給事中。特賜衣一對。金帶一條者。犀未離角。帶莫貴于黃金。鵠不下梁。服難叨于赤芾。內循尸竊。仰愧匪頒。伏念臣抱甕迂愚。挈瓶細智。曾乏削縫之益。更塵衣被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日新。聰明時憲。惟衣在笥。常欲勸賢。束帶立朝。務令圖報。臣敢不禠身衆正。宅志一中。永懷改造之宜。奉茲更化。近取忘腰之適。移以捐軀。

謝入伏早出表

金氣伏潛。方屬初庚之後。玉音溫潤。甫傳夙退之期。憐眷有加。感慚罔極。伏念臣等獲逢昌運。代置近司。共惟夙夜之致勤。少副旰宵之求治。伏遇皇帝陛下。深仁恤物。厚禮使臣。雖夏后之惜陰。是輕帷壁。而周王之扇暍。所寶在茲。俾當蘊隆。早就休燕。舜琴靜御。民咸阜于薰風。義轡徐行。天迴長于化日。誓收薄效。仰稱洪私。

謝加天章閣待制表

伏蒙聖恩。授前件職者。祇奉制函。寵升延閣。仰懷陞矚。內竊兢慚。竊念臣起自寒生。會逢神考。執經軒轅。

條更再閏之餘。論駁瑣闢。乃涉四秋之暮。(案)個以元豐五年試給。事中至八年三月。哲宗即位。時則已歷四秋矣。此表當上于元祐。未改元之前。雖衆噬其朴鈍。每自愧于叨廩。屬上聖之嗣興。廁羣英而孤進。猥當劇選。累玷華資。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學有光明。體純仁孝。將繕完于官制。姑修講于職名。遂令荒蕪。亦被甄獎。誓益殫于鼠技。用少答于龍光。

謝太皇太后加天章閣待制表

丁吉逢辰。方預中臺之列。累勞積日。更躋內閣之華。祇荷眷憐。伏增悚懼。竊念臣器惟凡陋。學匪該明。偶遭遇于先朝。遂叨廩于近侍。逮聖神有作。首庶物以惟新。顧愚陋無堪。尾百僚而乃分。敢圖昧冒。亦與甄收。茲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窳兼包。仁天廣覆。思補六官之典。俾益三閣之名。誓更竭于驚駭。期少酬于覆幬。

謝轉左朝請郎表

伏奉告命。蒙恩授臣左朝請郎。依前充龍圖閣待制。差遣勳封。賜如故者。奏課上聞。幸叨于歲比。敘官增峻。誤被于階升。聞命若驚。撫躬罔措。伏念臣早緣雕篆。獲際盛明。以閭巷鰥薄之孤生。蒙朝廷採擢之。不次入持荷囊。久貳星闈。日月雖勤。事功蔑著。比巧居于藩輔。方勉奉于詔條。尚未報成。復蒙進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容光必照。廣覆無遺。不棄薄材。曲矜舊物。豈獨舉陟明之故曲。蓋將勸宿業之庶官。遂致屏微。亦膺寵渥。敢不銘肌淪髓。誓堅頂踵之酬。續短增長。仰答雲天之賜。

穎州謝上表

伏奉告命、授臣龍圖閣待制、知潁州、已于八月二十四日到任訖。涓選日時、祇見民吏、道揚聖澤、懽動羣情。伏念臣自奮單門、敢求仲宦、學古有信書之累、逢時無應用之長、偶遭睿明特達之知、遂備高華侍從之列、叨塵甚矣。報稱蔑然、屬二聖之當天、拔羣賢而授職、更以先朝緝熙之典、付之晚學、瑣末之材、歲月屢淹、簡編僅次、深惟愚闇、久負聖明、因刻奏以上陳、得分符而共理、而況汝陰山水之郡、最爲京西魚稻之鄉、地本瞻腴、民無捐瘠、追胥不擾、賦斂以時、第遵奉于教條、自安妥于里俗、物旨有庭闈之養、俸贏無婚嫁之虞、豈期公朝、併獲私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敬日躋、德合并而爲公、躬明哲以作則、乃眷搢紳之末、未忘簪履之遺、委以名邦、輟從清禁、恩榮及此、職分謂何、不敢怠遑、體上聖好生之德、庶幾夙夜、爲微臣報國之忠。

謝賜元祐六年歷日表

〔原註〕潁州。

紹堯之後、茂躋五帝之隆、行夏之時、丕舉三王之政、誕頒玉歷、申飭訓詞、恭惟皇帝陛下、德契離明、道彰乾健、奉三無而勞天下、總四大以居域中、爰覃太史之書、以謹諸侯之度、臣敢不寅遵詔令、祇奉教條、敬授民時、既協齊于五紀、欽成歲事、庶昭格于三登。

鄧州謝上表

伏奉敕命、授臣依前朝奉大夫、充龍圖閣待制、就差知鄧州軍州事、充京西南路安撫使、臣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訖、一麾出守、方臨東潁之優、十國爲連、俄徙南陽之重、已涓時日、初見吏民、祇荷寵靈、惟深感涕。

竊念臣斗筭近器。樗櫟散材。早玷儒科。淩階仕路。三年太學。官冷如冰。十載長安。粟貴于玉。偶被先皇之識擢。實爲希世之遭逢。一侍書帷。久陪法從。粵聖人之繼統。與英俊而并升。恩重邱山。效微毫髮。輒緣私義。得請便州。事爲不煩。俸入良厚。敢冀嚴宸之異眷。更加巨屏之優除。而況臥龍鳳雛。多異人之間出。召父杜母。有循吏之相望。年穀屢登。閭里無事。絕鼠偷之出沒。任燕戶之往來。夫何淺迂。而此倖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淵懿。剛健粹精。續禹儉勤。體堯仁孝。雨暘略無違拒。神民長有依歸。遂令孤生。亦預共理。臣敢不旁求民瘼。上報國恩。慕史氏之循良。蹟詩人之豈弟。玉堂金馬。時夢到于華胥。花渚菊潭。日心游于魏闕。誓收薄效。用贖空餐。

謝賜元祐七年歷日表

(原註) 鄧州。

鳳鳥名官。餽羊視朔。欽崇天道。敬授人時。恭惟皇帝陛下。昭明三辰。協正百度。廣輪所抵。聲教是加。視南向四星之中。正西流再閏之失。臣猥臨侯屏。欣戴國恩。雖莫陪觀臺書雲物之儀。而幸預明堂頒政教之賜。喬三慶五。徒望日于堯天。箱萬倉千。姑祈年于稷社。用遵聖訓。以協民彝。

謝郊祀加恩表

(原註) 元祐七年十一月。

伏念早以諸生出逢丕旦。和鉛懷筆。曾無橫草之功。持橐乘軒。徒有受薪之誚。簪履未終于棄置。涓埃尙冒于採收。而奠玉泰壇。莫預駿奔之多士。稱觴華闕。阻趨法從之清塵。遽被恩私。惟增戰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拱三靈之密祐。席六聖之宏圖。迺陞初郊。不釐鉅典。疇勳進秩。第慚犬馬之微勞。陳力捐軀。誓答

乾坤之大賜。

江寧府謝上表

伏奉敕命、除臣依前朝奉大夫、充龍圖閣待制、就差知江寧軍府事。臣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訖。規求家便、昧冒國恩、初許覲于闕庭、仍容歸于里閭、併叨寵假、深積兢榮、竊念臣門地素寒、人材甚陋、偶緣遭遇、遂致超踰、少年通書、有未離于場屋、同時賜第、獨先在于朝廷、五十纔歷外官、三遷皆爲佳郡、秦頭望重、穎尾俸優、維是建業之爲邦、實臣熙寧之游學、人來日下、稔聞江左之風流、山似洛陽、猶識京西之氣象、土風甚美、公事不煩、又況若耶之快風、非遙秦淮之明月、未改棣華相望、知觀養之甚歡、楷木成陰、顧師承之可想、伊臣何者、有此幸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續禹成功、急堯先務、王者之風粹美、聖人之學光明、寵綏方維、恩禮臣下、致令塞薄、獲被矜憐、臣敢不布宣邦條、勉勵州事、庶收尺寸、圖報萬分、執玉造朝、敢綴諸侯之後、賜金久任、願居循吏之間。

謝賜元祐八年歷日表

〔原註〕江寧府。

少昊紀瑞、致鳳鳥以名官、有虞頒常、在璇璣而齊政、聿追治古、允屬清朝、恭惟皇帝陛下、敬授民時、曰稽天若、頒諸侯之正朔、察上帝之休祥、臣敢不深體眷懷、謹遵彝訓、仰觀俯察、實繫裁成之功、東作西成、願伸勸相之助。

謝落龍圖閣待制表

〔原註〕紹聖二年二月初、有旨降一官、言者不遂落職、復有旨還所降一官、仍與小都。

今月某日准越州公文准都進奏院遞到誥一道授臣朝請郎落龍圖閣待制者無功還官有罪落職。慚悔爲之汗浹。感嘆至于涕零。退惟虛屏。仰荷矜貸。竊念臣久塵侍從。初出遭逢。狗馬故識。主恩螻蟻頗知。臣節方勤。報禮適會。修書人其異心。臣則盡力。歲月之更固久。涓塵之補亦多。惜未終篇。忽先去國。從前之所爭辯。去後之所變更。既無具藁之可尋。難逃疑似。縱有司存之能識。敢自辯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茂聖神之姿。純仁孝之德。明慎刑罰。緝熙典章。重愛惜于羣材。賜保完于孤進。止從薄責。未忍遐遺。雖褫延閣之圖書。仍付小邦之民社。重念臣持心過厚。推理輒前。與世曾無機防。立朝粗有本末。尚懷荆國之誨育。敢負裕陵之眷知。雖憂患之餘。顧歲時之能幾。惟精誠之至。冀天地之終迴。

謝特許任知州差遣表

臣自十月得疾。久在病告。伏准十一月初八日進奏院報籍記人除陸佃外。並不得任知州差遣者。掛名罪戾。已分隔于雲泥。曲意矜憐。獨容有其民社。闔門飽煖。舉族依歸。竊念臣熟爛腐儒。聲牙曲士。久叨法從。濫預政機。果然災興。忽以罪去。驚魂戰灼。病骨纏綿。誰謂再生。自知千死。忽覩恩言之照察。得與罪黨而差殊。回顧沈疴。不知去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堯蹈舜。跨商軼周。孝友有光。慈壽無極。火炎玉在。寶資鴻造之私。桂死魄蘇。彌極大明之望。

泰州謝上表

〔案〕泰州原本作秦州。與宋史本傳恰合。但據表文云。矧海陵之善地。亦淮甸之近州。海陵乃秦州。非秦州也。又佃在外前惟後所歷州郡。皆有可考。未嘗爲秦州。今改正。

伏奉告命。授臣朝請郎知秦州軍州事。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訖圖書三閣。尚懷降褫之慚。飽煖一麾。更荷

矜容之賜。恩私甚厚。性命性輕。竊念臣樗散薄材。芻蕘近識。偶遭逢于先帝。遂度越于稠人。亟踐禁途。切循分域。逮及信書之作。謬膺良史之求。纂修無功。報稱不效。惟私心之曲盡。曾公議之難逃。尙賴宸慈。姑從薄譴。矧海陵之善地。亦淮甸之近州。居民靖淳。出產繁錯。飛蚊漸少。迴無澤國之風。過客甚稀。至有道堂之號。于焉循省。乃爾叨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睿哲淵深。至仁天粹。諸福之祥畢至。九功之敍惟歌。遂容孤平。亦預共理。再念臣頃罹家難。久愧國恩。誦堯言之傳。每深欣戴。睹禹功之復。惟有涕零。想魏闕于江湖。形清都于夢寐。雲天在望。心目交馳。問宣室之鬼神。頗違始願。執塗山之玉帛。猶冀終諧。更爲後圖。以贖前咎。

謝賜紹聖三年歷日表

〔原註〕
泰州。

舜璣觀政。仰合于乾文。堯歷定時。俯頒于人統。拜恩知幸。藏朔爲榮。恭惟皇帝陛下。表正萬邦。協修五紀。欽崇天道。恭授民時。獨觀新化之隆。兼舉舊章之重。秉文之德。已收順帝之功。行夏之時。更極爲邦之用。豈期僻陋。亦荷頒宣。臣敢不祇奉王正。率循國典。土膏纔起。便候于農祥。莫莢再榮。卽歌于聖瑞。

陶山集卷八

表

海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敕命。除臣依前朝請郎。就差知海州軍州事。臣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訖海濱相望。路分不改。舉家便幸。荷國恩私。竊念臣憂患餘生。孤寒末族。偶受知于神考。嘗承學于眞儒。遭逢固稀。顛躓亦速。賴上恩之矜貸。與外補以保全。而況東海便州。淮南善地。鹽形似虎。知威教之兼懷。山色如胸。信登臨之最樂。未知報稱。但有兢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極聖堯。德兼神禹。擇循良而共理。撫遠近以同仁。遂使屏虛得承。置乏臣敢不視民之憂若己。當官之事如家。益勵前修。更圖後效。仙梯失足。久違英俊之躔。靈劑滅癥。尙冀聖神之造。

賀受玉璽表

〔案〕哲宗紀。元符元年。咸陽民段義得玉印一紐。詔蔡京等辨驗。五月戊申朔。御大慶殿。受天授傳國受命寶。行朝會禮。此表文與紀合。

臣某言。准都進奏院遞報五月朔。皇帝御大慶殿。行受寶之禮者。降年有永。傳國無窮。俾熾而昌。式歌且舞。厥惟景貺。茲謂興符。臣竊以龍圖授羲。寶鼎歸漢。書稱錫禹。洪範詩云。詒我來牟。雖並爲前世之珍。固未若今日之盛。恭惟皇帝陛下。繼志神考。追功聖堯。德澤昭天而漏泉。禮樂極高而蟠厚。故地不愛其寶。

而天申命用休。致仙鶴之珍羣。發神光之佳氣。盡扶景祚。併效殊祥。臣端遇明時。側聞熙事。九州建千七百國。同極懽心。三皇治萬八千年。是爲聖壽。臣伏限守職。在遠不獲躬詣闕廷。臣無任

謝復集賢殿修撰表

〔原註〕元符二年二月。先是有御批付三省。陸佃復集賢殿修撰。就差知蔡州。

今月十三日。准進奏院遞到告一道。伏蒙聖恩。授臣集賢殿修撰。知蔡州者。愆尤一洗。疑似頓明。此生未終。九死難報。竊念臣蔓緒猶近。聲鳴甚微。蟲淫詩書。鼠竊名器。偶被老商之眚。誤膺神禹之知。蚤緣遭逢。驟致超越。久叨麾于法從。深辜負于明時。容貌竊鐵。已分甘于冗散。面顏發赤。但中抱夫兢慚。敢圖聖慈。俯賜昭察。矜憐撫掩。滌濯煩擱。加秘殿之降名。付節藩之近服。驚魂初定。感涕交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漸窮荒。明燭幽隱。廣揚前烈。駕馭羣才。遂令敗鼓之餘。亦廁遺簪之舊。青雲得路。更尋英俊之遊。白骨成人。盡出聖神之造。

蔡州謝上表

伏奉告命。授臣集賢殿修撰。知蔡州軍州事。臣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訖。罪戾至深。恩私甚厚。仁歸淪浹。義在糜捐。竊念臣早竊詞科。久塵禁從。進退不果。建明無聞。既辜先帝之深知。仍昧古人之遠識。合從廢斥。尙荷矜容。四扈推移。已侵尋于老境。九重清切。但夢想于鈞天。允賴聖神。灼知蕪陋。念臣才能雖薄。猶是舊人。察臣悔咎固多。實非餘黨。拔之末路。責以後圖。矧京右之名藩。實淮西之樂土。地生神草。天在仙壺。夫何賤疵。乃爾僥倖。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壽無極。舜仁自然。兆種蔭繁滋之祥。臻魚藻愷樂之盛。憫憐

舊物收拾遺才。遂使孤生得歸再造。蟻子載粒。敢萌過分之思。蛟人泣珠。難盡感恩之淚。願收薄效。少答洪私。

賀城西安州表〔案〕宋史哲宗紀。元符二年。五月。建西安州及天都等砦。疑城西安州。即在此時。

伏觀進奏院報涇原路城西安州畢功者。靈旗所指。一方盡平。鼙鼓弗勝。百堵皆作。張軍勢之十百。收戰功之衆多。廟社交忻。寰宇稱慶。竊以王命南仲。往城彼朔方。昔在召公。日闢國百里。聿追粹古。允屬熙朝。恭惟皇帝陛下。穆若而文。赫斯以武。遵藝祖之遺業。卒裕陵之駿功。盡消猾夏之虞。高邁懲荆之事。一勞永逸。甫臻偃革之期。萬壽無疆。願上稱觴之頌。

賀册皇后表〔案〕宋史哲宗紀。元符二年。九月。立賢妃劉氏爲皇后。時側在蔡州。故篇未有限共侯服。云云。

伏觀制書册立皇后者。王假有家。天立厥配。宮闈欽奉。海宇瞻儀。臣聞易基乾坤。禮重婚冠。禹之興也。則以塗山。堯曰欽哉。亦于瀉汭。載惟王道之易。實繫母才之難。若聖與仁。以今準古。恭惟皇帝陛下。德運而海內服。身修而天下平。以陰禮教六宮。請玉女事宗廟。又況雞鳴踐賢妃之戒。熊夢發聖子之祥。是宜正椒房之稱。亞鬱尊之祿。周召自北。並歌風化之行。伊洛而南。具載采章之盛。而臣限共侯服。阻造王庭。望長安之雲。惟知徘徊于其下。聽鈞天之奏。不獲鳴躍于其間。臣無任

賀收青唐表〔案〕宋史哲宗紀。元符二年。九月。青唐酋離撈以城降。詔以青唐爲鄯州。

伏觀進奏院報收復青唐故地者。持絳慮無匪俟。行枚之出。以紅帕首。奄觀捷布之馳。醜虜歸窮。王靈大

赫神人。懽喜河隴晏清。竊以魚爛湟中。獸窮徼外。葦荇顛覆。桑椹變移。爭奉玄黃之筐。以迎王師。罷持赤白之囊。而撤邊警。渥注龍種。致聖漢之所未來。崑崙河源。窮神禹之所不到。自今伊始。千古有光。恭惟皇帝陛下。用夏變夷。以文經武。高蹈無前之跡。坐收不戰之功。招徠降王。羈致僞主。臨殿閱試。踵神宗之閔規。御門納降。講藝祖之故事。方且卻走馬以奮。豈云得白狼而歸。而臣老見太平。屢聞慶事。前年星變。已兆掃氛之祥。明日夏亡。更申奏凱之喜。馬遷之網羅放逸。副在京師。韓愈之鋪張閎休。薦之效廟。仰惟我后。宜有斯人。

賀徽宗皇帝登寶位表

今月某日。伏奉赦書。皇帝陛下登寶位者。溥天率土。罔不依歸。大國小邦。永有尊奉。燕及郊望。慶流社宗。伏惟皇帝陛下。緝熙昭明。遵養潛晦。雷雨之動。蓄而未施。乾坤之容。衆所先仰。慈孝極仁祖之道。英睿有神考之風。果膺天心。式副民願。而臣限拘符印。阻造闕廷。鳳躍龍飛。是謂亨嘉之會。鼉抃獸舞。不勝馳嚮之誠。

謝吏部侍郎表

（原註）元符三年二月。

伏蒙聖恩。特授臣依前朝奉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者。買臣出守久。慚印紱之榮。季友來歸。猥貳銓衡之重。善衣紆紫。寶帶圍金。人謂遭逢。臣知忝冒。竊念臣書衣中蠹。甕器底蟲。雖力學。麤有寸心。除自守更無片善。君臣際會。荷神宗特達之知。師友淵源。覘王氏發揮之妙。寢罹譏疾。幾致顛躋。一去

國門十更年籥。忽遘真人之出。信知名世之興。孰云虛屏。首與收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堯仁孝。陟禹儉勤。日上九天。春回萬物。罷工作之非度。捐徼巡之無名。徧雨曾不終朝。太平適在今日。臣敢不老當益壯。久而彌新。初心雖愧于前時。晚節庶收于末境。涓塵有補。誓求報國之門。掄選無疵。願盡得人之路。

謝皇太后表

伏奉聖恩。特授臣依前朝奉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者。斯雕成模。甫觀聖政之新。返絕以環。猥與天官之舊。善衣曳紫。寶帶橫金。退省叨塵。俯懷兢慄。竊念臣中阿微草。大道醯雞。行未追于古人。言無補于當世。徒以遭逢上聖。親炙大儒。偶驟歷于禁途。遂淩淫于拙宦。一違天日。十換星霜。忽遘聖君之作。興更繫神母之保佑。漁樵駢首而談至德。耆老拭目以望太平。孰云空疎。首被收采。此蓋伏遇皇太后陛下。永懷謙畏。暫濟艱難。媯皇之補青天。轉增具美。娥母之爲明月。或仰餘光。臣敢不貳正治官。參稽中德。冰霜一節。保清白之相承。洛渭同流。俾濁黃之自辨。

謝權吏部尚書表

〔原註〕元符三年六月。

伏奉聖恩。授臣依前朝散大夫。權吏部尚書。尋具劄子。辭免。奉詔書不允者。吏部四選。實書省之劇曹。尚書六聯。蓋彤廷之上處。不濡味翼。胡取困廩。但負愧于稱鬚。敢振矜于聽履。伏念臣伐冰末族。積雪寒生。呻吟詩書。匍匐步武。食常併日。偶未絕于昏昕。馬固多年。了不知其牝牡。終緣樸學。早玷華資。久諳仕路之風波。僅滿謫仙之年月。面顏新斂。謂老將至而毫及之。蹤跡前遊。則昔之甲者今果矣。流光易失。盛際

難逢。敢意誤知。更容虛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由舜慈儉。克湯寬仁。龍德正中。玉色溫潤。奉堯典常行之道。蹟周官太平之書。內釐百工。外倡九牧。遂令流落之後。亦廁召還之中。恩私頻煩。資望淺竊。臣敢不增增自勵。俟俟相先。上天之官府固多。後世之文書雖廣。願清吏治。期盡人材。六燕相亭。試銓平其輕重。孤鸞可照。更區別于妍媸。少著微勞。仰酬殊眷。

謝充欽聖憲肅皇太后欽慈皇太后山園陵禮儀使放罪表

〔原註〕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初少府監韓粹彦太常少卿李昭玘。奉引木主入黃堂。佃寮

視之。乃空匣。卽按發其事。又自劾失職。有詔放罪。

昨充欽聖憲肅皇太后欽慈皇太后山園陵禮儀使。爲失點檢禮直官等。擡空腰輿行等罪。奉敕特罰銅十斤者。罪大責輕。恩深德厚。粉身難報。感涕易零。竊念臣生長寒鄉。出逢盛際。資緣厚幸。玷竊華資。一昨憲肅因山。欽慈復土。仁聖昭格。神靈護持。雨暘爲之調和。嵩洛至于清潤。何太常之迷謬。仍少府之愆違。而臣職在總臨。失于檢察。論辜應坐。罪非可漏之魚。懷懼實深。奏有不全之馬。卒蒙矜貸。盡出生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上德能寬。至誠樂與。虛成康之囹圄。畫堯舜之衣冠。委曲保全。始終覆護。姑從輕比。止以贖論。臣敢不淪髓知恩。懲羹慎過。玉瑕不掩。已難蓋于前愆。金鍊而精。冀或收于來效。仰酬洪造。誓畢餘生。

謝試吏部尙書表

〔原註〕建中靖國元年五月。

伏奉告命。授臣依前朝散大夫。試吏部尙書。尋具劄子辭免。奉詔書不允。仍賜對衣。金帶。金魚。鬧裝鞶帶。

馬者九重之深。每疑于夢。到八座之貴。敢意夫眞爲寶帶垂魚。華韞飾駿。丘山加重。蚊蚤甚微。竊念臣嘉祐諸生。元豐近侍。久低徊于流落。漸荏苒于衰遲。忽因遭逢。曲先收召。曾莫成于薄效。但有負于洪私。而況周禮太平之書。尙書百官之本。粵新彝制。尤慎詔除。官至銀青。僅能參其班綴。頭如白雪。或未入于詮評。夫何淺迂。乃爾僥倖。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舜功甚大。堯性至仁。文景不言兵戈。成康幾措刑辟。深懷記履。慎付持衡。猥令駕鷁之卑。濫冠鷩鷩之盛。臣敢不扶偏用正。去甚惟中。雨穀風胎。顧難酬于啄抱。山塵海霧。願少助于崇深。

辭免尙書右丞表

伏奉告命。授臣中大夫。守尙書右丞。具劄子辭免。未奉詔書。伏蒙聖恩。特降中使傳宣。押臣赴閣門受告。及都堂治事。尙書省供職者。蝟蟻不止。將致疾顛。蚍蜉自量。敢忘微分。幸未昏于榮利。願終寫于精誠。苟知不能。何敢但已。竊以弼諧之任。上應台躔。丞轄之司。今爲政府。遴朝廷之任選。具寰海之觀瞻。故曰才難信爲德舉。豈伊微昧。敢預登崇。倘反汗之無嫌。雖還風而何害。伏望皇帝陛下。憫憐薄祐。照察微衷。知蚊負之難勝。念驚疲之已試。特頒俞旨。使免空官。以全聖主知人之明。以遂微臣量己之義。

謝尙書右丞表

伏奉告命。授臣中大夫。守尙書右丞者。風行不再。知初命之難迴。魄至于三。愧終辭之莫遂。召拜恩于上閣。押莅事于中臺。可謂光榮。如何報塞。竊念臣踐修甚苦。遭遇最先。早依天子之門牆。曾侍先皇之簪履。

頃嘗失路。久分行泥。倦鳥回翔。誰記不雙之譽。寒龜退縮。自深藏六之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武聖神。孝慈恭儉。收臣于流落之後。察臣于隱約之中。父母愛憐。天地包覆。粵從執事。迄至登庸。莫知幸會之何由。但愧麋捐之無所。重念臣儒流迂闊。仕路孤寒。涉道未醇。更事蓋鮮。生長文字。頗類蠹書之魚。作爲詞章。僅同拆機之綫。深知無用。姑務有常。敢圖制恩。使預機政。辛勤積累。忽逮九層之高。勉強磨礱。試睇一割之用。贊明先烈。允蹈中行。體君子之用心。俾小人之革面。仰承至意。少贖空殮。

辭免尙書左丞表

伏奉告命。授臣依前中大夫。守尙書左丞。仍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尋具劄子辭免。未奉詔書。伏蒙聖恩。特降中使傳宣。押臣赴閣門受告。及都堂治事。尙書省供職。更不令辭免者。忱詞雖罄。聰聽未迴。輒干鈇鉞之誅。重叩冕旒之遽。恭惟皇帝陛下。德漸窮髮。刑漏吞舟。行顧大中。事惟至當。曰求攸助。使佛仔肩。豈臣所知。敢逮斯意。苟失辭榮之義。是迷知止之方。惟伏素心。冀還新命。

謝尙書左丞表

伏奉告命。授臣依前中大夫。守尙書左丞。仍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者。立朝無補。方抱兢慚。坐席未溫。又驚昧冒。邱山在頂。冰炭交懷。竊念臣數昧迂儒。屢空寒士。聚螢積雪。初未識于道真。種朮駕羊。老安知于時務。偶叨殊眷。獲廁近司。將少答于聖知。姑暫妨于賢路。敢期柄任。亟被甄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侔太虛。德備皇極。諒鷁之孝。邁于高宗。夢齡之祥。紹我文考。旁求魁傑。共致丕平。謂臣每懷永裕之

威神頗識元豐之政事。遂容冒寵。試與圖成。臣敢不在。在勿欺。常常匪懈。贊紹庭而上下。務柴立以中央。私背之爲公。敢纖毫于異意。忠貳之成患。更砥礪以同心。

謝賜生日禮物表

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羊二十口。法酒一十瓶。糯酒一十瓶。粳米一十五石。麴一十五石者。生當盛際。實千載之難逢。仕至近司。知幾人之能逮。詔音單厚。恩數實繁。揆寵踰涯。置慚靡所。竊念臣性惟鄙朴。材匪將明。流落初歸。徼洛陽之半面。侵尋已老。俄甲子之一周。敢意記憐。曲加慶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義均家國。禮厚臣鄰。旣優鑒御之陳。仍備餼牽之賜。雙親已遠。永享生育之恩。三代可還。尙冀弼諧之效。

辭免冬祀加恩表

伏奉告命。授臣依前中大夫。守尙書左丞。進封吳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日以至而始郊。漏當午而大赦。受福上帝。加恩羣臣。冀逃虛受之慚。敢布縷辭之義。竊念臣不材病櫟。無字頑碑。偶備四鄰之間。濫陪五使之後。雖駿奔之有恪。曾顯相之無聞。式造在庭。而多與邑。自知明甚。誰謂當然。伏望皇帝陛下。移日月之明。回乾坤之造。亟還茂渥。大示至公。成禮鼠之能辭。庶恩魚之可報。

謝冬祀加恩表

伏奉告命。特授臣依前中大夫。守尙書左丞。進封吳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至治馨

香屬肇禋于有昊。湛恩汪濊。遂洽比于無垠。猥令虛辱。誤玷優渥。敍封而光祖考。延賞而茂子孫。已極戴天。更容加地。恭惟皇帝陛下。網羅漏典。斧藻上儀。曲禮三千。駕龍十二。汜掃反道。務極于平夷。憂擊鳴球。期深于感格。菲食追禹。藜羹紹堯。既卻輦而疾趨。又虛次而端立。是以於穆清廟。始雪而終晴。爰熙紫壇。下風而上靜。歡聲載洽。慶事告成。欲均被于神禧。故隆施于聖澤。又況修明初祀。錫予近司。象笏芟袍。副萬釘之寶帶。繡韉金勒。兼千古之名駒。甫及駿奔。終微顯相。咸被食加之寵。獨懷代匱之慚。尚誓同寅。克膺殊獎。

亳州謝上表

伏奉告命。罷尙書左丞。依前中大夫。知亳州軍州事。仍放謝辭。臣于今月初四日到任訖。噬臍悔過。空形何及之嗟。刻骨知恩。實抱未酬之恨。追惟遭遇。辜負盛明。有覲面顏。不勝涕淚。竊念臣德非稱驥材。不中輪。忝侍臣鵷鷺之間。綴太史馬牛之後。曾微補報。居足悔尤。既累誤知之恩。復迷引避之義。合從擯斥。尚備承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成湯克寬。大舜純孝。嘗奉冕旒之邃。每聞金玉之音。有所施爲。無非慈恕。誰言春草。能報照臨之私。自知秋毫。盡出生成之力。擢髮不足數賈罪。猶冀自新。雖天無以喻堯仁。敢忘胥戴。願圖來效。式蓋前愆。

謝賜崇寧二年歷日表

〔案〕個以崇寧元年五月罷。此表當在亳州時上。

鳳凰適至。方瞻享御之休。螻蟻甚微。亦荷匪頒之賜。恭惟皇帝陛下。先天凝命。紹祖膺圖。氣遊玉燭之間。

政在璇璣之上。三年成業。知洪造之難名。十月書螽。愧閏餘之易失。九功惟敘。萬福攸同。臣敢不儀舜丕
彝體堯至意。載祀六百。頌永世之休祥。弼成五千。奉敷天之正朔。

